

漫塘文集卷之十八

宋籍因際添蓋判建康府太常寺丞蓋顯謨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吏劉學著

雜文

勸農文代外舅梁總權鎮江府作

勸農郡守職也守未至部使者適攝事可以爲具
文而不加之意乎使者來是邦三年矣爾地之瘠
爾賦之重豈惟使者知之聖天子蓋甚愍焉故比
年蠲丁賦百萬實始此邦兵興政煩而是邦獨晏
然無異於平時顧不甚幸歟然而力田尚寡浮食

尚衆則有由矣夫徃於私販之利而輕於冒法倚
臺省諸司之近而果於終訟凡此皆害農之本豈
惟違天時失地利且凶于而家害于而身是可不
深長思歟父老其敬聽斯言歸而告諸子弟相與
專心致志服田力穡以無負聖天子優卹此邦之
意

泰興縣勸農文

勸農令之職不可一日廢每歲仲春出郊而勞勉
之蓋曰謹其初也爾父老其敬聽令言凡農之害

有三令實司之一曰奪其心二曰奪其力三曰奪
其財豪民梗之而不能制姦民擾之而不能戢或
侵其疆或許其私或負其直或攘其有使吾民快
怏然有懷弗伸而惴惴然畏禍之及耕弗克深耕
弗克易鹵莽滅裂以苟朝夕此之謂奪其心工役
繁興獄訟滋熾事雖微而追逮者衆理雖明而淹
延弗決一事未已而一事繼之吾民赴期會之時
多而治稼穡之時少或耕而弗種或種而弗耘此
之謂奪其力賦歛有常漁取無度或名爲公家興

海峽文集卷之十八
作或並緣上司行移官收其一吏沒其十重以兼
并之家因債負而再倍准折僧道巫覡遊手之輩
托佛老鬼神而誑惑乞取使一歲之入不足以供
一歲之出冬暖而號寒年豐而啼饑此之謂奪其
財奪其心則弗康奪其力則弗專奪其財則弗裕
有是三者雖日登進父老而勉之耕督之殖猶爲
具文也况一日之勸而欲責其終歲之勤耶今起
於白屋凡父老蘊而弗言言而弗盡者令略知之
繼自今以往凡害農之事如前所云令念茲在茲
敢不良圖怨謫黜責非令所憚父老歸而語其子
弟相與專心致志服田力稼雖休勿休或猶有遺
害則相率而告於令令弗敢辭

勸尊天敬神文

蓋聞非其鬼而諂祭之聖門所戒假於神而疑衆
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禪明見自有太極已肇
一元旣分三才而爲三乃播五行而爲五歲月欲
其無易定爲三百六旬寒暑難爲驟更次爲七十
二候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饑寒所侵

漫塘文集 卷之十八
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乃成癘疫各有源流氣相薰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儻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唯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嫚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灑掃不異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愆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恙不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

之外俚俗相扇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像虺蛇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魑魅魍魎之狀況至貪者皂隸有不取之贓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塊土鈞播而乃饕餮盤餐理固甚明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托環玦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及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挺利刃其次曰齋聖又其次曰樂神晝夜畱連男

女混雜冥頑之童附而爲鬼鬼固不靈腥臊之巫降而爲神神亦可耻妄言禍福以詒昏愚牲十餘不供一夕之需香數套僅充一藝之用其他誘取脅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婦欺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遺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資產破蕩老稚流離深原其情有甚於盜又病者欲療而禁其服餌老者須肉而絕其肥甘投以符水不問證之陰陽聒以鼓樂不恤體之煩燥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冤揆以刑書合坐故殺甚至姦欲逞而杜其來往之親戚言不驗而委其禍祟於先亡使和順之俗變爲乖離孝思之心更爲怨詈則誣讒天理壞亂人倫貫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士師之權以執有罪無先聖之道以正羣心徒抱拳拳未免喋喋儻能崇德辨惑曾不以人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且瘳人瘼同底於壽富康寧

策問

一

問水旱有禱禮也抑有可疑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故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楚昭亡國之餘河非所祀季氏旅泰山孔子傷之而今也五嶽之祀徧于州縣禮歟古者有豢龍氏之官則龍者天地間一物爾故龍鬪于涓淵子產弗祭祭於山林川澤丘陵之神云者謂其神足以使物也今也水旱之禱不于神于其物禮歟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晉不祭鯀被髮野祭辛有憂之而今也社稷先賢或曠不祀或雖祀不敬反取西方夷狄之神如其俗而敬事之禮歟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與夫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皆謂生有是功則意其死有是靈曰農曰棄曰契曰后土由此其選否則所謂假於鬼神以疑衆者今也捨史傳昭昭之意而取信於荒忽誕謾之詞生無其人死崇其祀禮歟伊欲據經典之舊以正習俗之非歟則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又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蓋憂民之憂不得已者如此且有其舉之誰能廢

漢書文選卷之七
之伊欲徇習俗之非而無所訖正歟則淫祀無福
行之何益諸君必有見於此願詳陳之

二

問侍從天子之近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固其職
也然嘗有疑於此周官六卿分職冢宰總之則宰
相之任下此則大司徒等猶今之六曹尚書又下
而所謂小宰等則今六曹之貳皆侍從之選矣而
分職秩然不相侵紊未見所謂論思獻納者至師
氏之詔王媿保氏之諫王惡內史之受納訪若庶

幾矣然攷其官不過司徒宗伯之屬攷其秩又不
過中大夫下大夫之列豈六卿之長之貳位高職
尊言責所不及而任言責者固不在近臣歟漢以
御史大夫列於三公下此則太常光祿衛尉太僕
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府謂之九卿以今準昔亦
侍從之選已汲黯嘗爲九卿以故惟願出入禁闈
補過拾遺鄭當時聞人善言進之候上問未嘗不
言天下長者然李息爲九卿竟不敢言張湯事魏
其武安之爭雖韓安國鄭當時輩爲當時九卿皆

無敢明言其它如至上前而背同列視上意而爲
律令不可槩舉至國有大議則忠言讜論往往得
之博士議郎賢良文學則於論思獻納何取焉恭
惟主上虛心無我公聽僉觀延納讜言輔成至治
內而百執事之輪對外而監司郡守之奏事固有
聞必言有言必盡矣嗚玉曳履於殿陛之間號爲
天子從臣者獨玩愒而無聞何歟豈六卿之長貳
無預於言責周制然歟抑依違於是非之間而觀
望於可否之際未免漢人之餘習歟諸君其詳攷
而歷陳之將以復于上

三

問固圉折衝之道無它曰兵而已國朝聚重兵于
京師以鎮四方其後以東南去朝廷遠緩急難於
調遣始制將兵於諸州而分路置將以統之則今
之禁軍是已年來法禁寬而人情弛諸州禁軍往
往散爲皂隸之役則內郡有一朝之警將何所恃
兩淮用兵以來以三衙大軍不可盡出而江上諸
軍不能深知險易始召募民兵與北人之來歸者

合而用之則今之忠義民兵是已而年來歸民之
士着者徃徃斃於轉徙而北人之來歸者徃徃難
於檢覈則外郡或有前日之虞胡以待之邇臣知
其然故請申嚴役使禁軍之制而講求狙詐作使
之說夫禁軍之不供它役宜也然彼固因役以爲
利矣忞拘於營伍生意無聊或足以激一朝之變
忠義之人廣務招納宜也然逋寇叛卒色色有之
恐置之邊陲知我動息或適以滋它日之患二者
非細故也願聞其說

四

問兵之用間尚矣然昔之論者以謂水能濟舟亦
有用水而覆沒者蓋我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
間我善用之則彼間爲無用不善用之則我間爲
彼資彼我之間或得或失非明智孰察之蓋嘗攷
齊田單之間燕漢陳平之間楚則我以間而成者
也若胡間信鄭武公之親胡而卒爲鄭取秦間信
趙奢之畏秦而旋爲趙襲則我之間其可獨恃乎
趙信秦間用趙括而喪師齊信周間殺斛律光而

史記卷之六十一
九
亾國則我以彼間而敗者也鄭國爲韓間秦而秦卒以興蘇秦及張儀爲間於秦而秦卒以伯則彼之間其可獨棄乎邇者廷臣之論以比歲斬黃之警出於倉卒不虞昌言于朝以用間爲急務至哉此言然用間之難久矣必以誠待之歟則漢使之入匈奴見其羸弱而歸告者非不誠也必厚之以資而後足以得其心歟則晉解揚漢輩雖盡捐陳卒四萬斤金與之亦何足以動其心也哉願併前所疑求其說以告

五

問京口爲郡受淞引淮控江帶海自吳用之歷晉宋齊梁陳俱號重鎮隋唐本朝混一區宇亦莫敢以爲輕六飛駐蹕東南其地益重比歲疆場多事其重尤甚於昔時考古驗今殆非不急之務也敢問北固北顧何以不同丹陽丹楊何以有異土山江乘其險安在慶亭大業厥守何由絕高爲京因山爲壘號稱鐵甕今猶昔乎天限南北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昔猶今乎或曰在德不在險蓋形勢固

不足恃也隋史謂陸海之饒珍異所聚則土地之
產不爲不富唐人謂約已贍兵賦物儲牝則府庫
之積不爲不豐運米百艘以給渭橋軍士歡呼則
漕運之粟不爲不厚或曰民無信不立則兵食似
非所甚急也莫強於曹操而破之赤壁者水軍也
莫銳於符堅而勝之淝水者北府兵也莫難平於
桓玄而平之者義軍也莫捷於討盧循而討之者
萬鈞神弩宣潤弩手甚而希烈破海門樓船出而
少游懼酒可飲兵可用信哉是言矣然則處天下
而不以兵革乃不然歟經集助集注論語史筆則
善述吳書卓行則傳稱巨孝隱逸則相號山中文
章則賦擅三都詩歌則集著丹楊諉曰經生學士
之所守騷人墨客之所長有若擊楫中流而誓清
中原家徒四壁而一擲百萬或言酷似其舅或謂
萬里長城江東諸人非其比矣而曰弘濟艱難非
上智必英豪豈其然歟今殘虜可滅而未滅新胡
不可通而求通名忠義而陸梁本居民而流徙凡
淮南一日未能按堵則江南亦未容一日安處江

面風寒不止一處海道四達無復蔽遮則不容守在德之虛言郡計空匱見藏鮮少民力凋敝科調不均則不容徇去食之實害大軍削於分屯邊兵耗於累戰新軍未諳進退民兵不識行伍則兵革不備不容不亟修士狃於聲律場屋之文而軍旅未之學吏困於簿書期會之務而將略非所長則人物之儲不容不素講古人有言曰譬如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吾儕生長是邦休戚同之又未可以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伊欲擇險以爲固積財以爲富練兵以爲強何道而可若夫慨慷奮發輸忠竭謀又人臣之責也道其所以然將爲有司誦之

六

問周禮大司馬專九伐之任而命將出征則選於六鄉戰國以後始以將軍專征伐左右前後材官羽林則名之以其所統驃騎車騎樓船戈船則名之以其所用四征四戰四鎮度遼下瀨則名之以其所往自魏武任夏侯惇而有都督之名後周任

韋孝寬而有元帥之目唐任韓洪而有都統之號
其他如節度經畧招討之稱宣撫安撫招撫之任
大率皆昉於唐國朝參用古今之制惟制置使第
以命輔臣之兼領羣牧者後頗施之他司而南渡
以還委寄特重今二虜游魂盱楚未靖專征之任
屬在制使其可忽諸而議者之說有二或謂宜更
今日之制別遣重臣開督府立宣司厲兵秣馬以
作士大夫之氣庶士氣振人心悅而亂臣賊子知
所懼議者顧曰是將至於張皇或謂宜仍今日之
制隸節制於諸州一號令於制閫廣招懷厚廩給
以收潰散庶去者還來者安而亂臣賊子無所容
議者顧曰是失之迂緩夫以張皇爲非則裴度以
宰相平淮蔡狄青以樞密使下廣南初非因任於
外以迂緩爲非則曩歲蜀道之捷山陽之復初非
選於中諸君通於世務試爲有司索言之

七

問比者詔書取士誕告四方有曰游夏師友淵源
文章固其餘事賈董通達國體議論深識時宜大

哉王言所望於天下之士者至矣厚矣孔門四科
首及游夏漢廷諸儒尤稱賈董士乎士乎其亦有
以稱上意塞隆指乎子游以灑掃應對爲末則其
學專務於本子夏以賢賢易色事父母事君交朋
友謂之學則其學不止於丈夫學問文章果二事
乎賈誼明申韓其言常急於治道董生推明孔氏
其說必主於君心夫君心治道果異用歟由子游
而言則恃本而廢末無下學之功其弊也過由子
夏而言則務內而忘外無博文之助其弊也不及
士之制行將安取乎誼論事者也然大聲疾呼而
忘其激仲舒未免於科舉之累故辭不迫而幾於
緩士之立身將安從乎史臣論仲舒謂其淵源未
及游夏而不以評誼豈誼固不在所擬倫乎其贊
誼也謂其通達國體而不言董子豈仲舒果不及
誼乎居則觀其行也出則觀其言也諸君將應科
舉而進於天子之庭矣願因四子者以觀其所自
期與所以告君者

八

漫坡文集 卷之十八
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要其終又謂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其重輕不同如此今日外而邊鄙有盜賊竊發之憂內而郡國有風雨漂溢之變夫盜賊竊發於吾圉則役民以障遏役民以饋運役民以建營壘役民以葺戰艦皆所不可已也而或者曰國家既許民以免役矣可失信乎風雨漂溢於輔郡則凡中下熟之州責之勸分責之以貢羨餘責之以償逋租皆所不可已也而或者曰財賦入有定制可失信乎曰王者宜示大信於天下不應以一朝之急行一切之政則兵可去也而民無以爲衛食可去也而國無以爲資將若之何諸君通於世務其考建隆熙豐紹興養兵足食之本未擇其可行者爲有司言之

九

問天尊地卑所以肅君臣之分乾下坤上所以通君臣之情分明而不可踰情通而無所壅天下之能事畢矣然人主之勢非特萬鈞也其威非特雷霆也則所謂分者不期嚴而嚴所謂情者不期壅

而壅矣嘗試求之易易之有泰泰者通也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其義信美矣六爻之畫無所致意焉可也今也於二則欲其包荒三則欲其艱正六則有城復于隍之戒豈居安慮危固聖哲之常情歟夫易之所載理也數也詩書所述其事也時也卽其理而究其事由其數而推其時非高宗傳說之相遇文武君臣相與之時歟若藥弗瞑眩而疾弗瘳若跣弗視地而足用傷欽予時命其惟有終高宗所以命傳說者猶聖人致戒於泰之意也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與夫矜能喪功有備無患傳說所以告高宗者亦猶聖人致戒於泰之意也至文武天保之詩則不然曰俾爾多益俾爾戩戩惟侈其受福之多曰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惟頌其獲福之久以至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則與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者其說異矣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則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者其義殊矣豈高宗傳說得處泰之道於未重易之先而天

保詩人特未之思歟主上旣聖不居好善忘勢帝
賚良弼妙簡聖心萬機餘閒古訓是式以易之有
泰所以著君臣相與之理書之有說命詩之有天
保所以述君臣相與之事掇是三者親灑宸翰以
畀元臣猗歟臚歟君臣交孚上下同德此千載一
時之幸遇也諸君幸生聖世行造廣廷必有能納
繹經義以對揚王休者敢丐餘論因以前之所疑
者質焉母略

十

問文武之分尚矣欲比而同之使介冑之夫皆闕
乎詩書俎豆之士必通乎軍旅豈惟勢有不可而
習反其常適以敗事惟因類而求量材而任庶幾
得之然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若稽古昔聿求文武
號稱得人者豈無自而然歟夫視其所以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人焉庾哉則履行固足以觀人也然
受金無行之人足以興劉秦將之子雖賢祇以取
敗履行果足以觀人哉言心之聲聽其言可以信
其行則言語固足以觀人也然上林捷給之對見

謂利口亂邦之人汗浹於錢穀決獄之問者卒安
劉氏言語固足以觀人哉學殖也不學將敗則學
固所以觀人之要然以經術飾吏事者不若無學
者之見憚讀父書而爲將者不若不學兵法者之
有天幸則學問殆未足以觀人也名者實之賔則
名譽亦觀人之術然名重當世者見謂誤蒼生之
人卒以覆國少有威名者或謂非保家之主亦以
喪師則名譽亦未足以觀人也合是四者皆不足
以觀人抑別有道歟主上不承基緒銳意治功悵
王業之偏安求文武如弗及廷臣精白承休慷慨
獻議文臣薦舉旣累有請欲絕其請託之私侍從
兩省臺諫三衙及諸路軍帥所薦武臣亦欲君相
審觀以盡知人之術猶以爲未也復欲明詔大臣
相與講求文武之實材曰文矣則必述其長於文
者何事曰武矣則必述其堪充於武者何職嘻盡
之矣然知人之難如前所云不可不審昔固有得
文武之士十九人於數千人之中卒也碌碌因人
而成事亦有使人東西自列若不足以得士而文

武兼備者出焉事固有當然而不然者諸君其併前數者之疑而詳釋之或者將以上禪廟堂之末議

十一

問后非賢不又賢非后不食君臣相須自昔固然主上及席以來英俊虛心以受直言蓋與二帝三王同一軌轍漢唐諸君皆不足進宜乎衆賢聚在本朝內足以制作禮樂爲萬世開太平外足以興起事功使四夷皆效順而有識之士猶不能不私

憂過計蓋老成雖爲時出而或者疑其膂力旣憊精爽或不逮才俊雖多在列而或者疑其意氣太銳更事或未深所任皆文學之彥或不能無迂濶之嫌所致皆廉靖之人或不能無固陋之議漢武帝謂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然則士之可用固非前四者所得專歟遞考當時所用如主父偃桑弘羊文成五利之徒信跡馳之士矣其成效又何如歟諸君試舉前代之士有合於是四者

其終之所成就何如以告或有裨於朝議

十二

問伊尹之告太甲必述成湯周公之戒成王必述文武誠以事久則易晦法近則易遵東方朔之於武帝惟願近述孝文意亦倣此恭惟主上以不世出之資遇大有爲之會遠人慕化仇虜畏威中興之功近在朝夕邇臣竊窺聖略請哀集孝宗聖武機要以進上意閭閻已俞其請猗歟盛哉祖宗百年未雪之讎庶乎可雪於一朝孝宗二十八年欲

爲不遂之志庶乎可遂於今日矣然武事以擇將才爲先近者猛士之思尚軫聖懷今內而侍從外而監司郡守各舉邊郡及將帥者一二人敢問薦舉果足以得人乎孝宗皇帝之擇任將帥抑別有它道乎武事以得士心爲急近者賞罰之未公見於邇臣之論奏甚者謂不分守城不見在寨動以萬數無從究核敢問論賞若此何以示勸懲乎孝宗皇帝之行賞罰以激昂多士抑別有責實之方歟以至忠義人之未歸而或疑其遺患屯田之可

爲久利而或疑有奪田之擾沿海之盜賊出沒二
廣之兵財闕壞稽之孝宗之世必有成說願諸兄
攷之如何將以復于上

十三

問古之善計天下者察其紀綱而已紀綱猶在雖
以夏后氏之亂少康可以中興否則雖久安長治
如漢之元成而後日之變已兆矣主上聰明淵懿
聲色貨利不入其心恭儉勤勞土木畋游不干其
慮虛懷以任賢傾心以納諫親九族體羣臣紀綱

之在內者固已秩然不紊而泛觀在外似有可疑
者夫侍從臺諫朝廷之紀綱係焉今也論思獻納
曠歲無聞補過拾遺其責安在改勘州縣已結錄
之獄而使姦民逃死改送監司已得實之訟而使
寃枉莫伸甚至移書監司郡守公肆請託則風憲
又將何賴監司郡守州縣之紀綱係焉今也監司
欲趨辦各司之財計而不恤郡之空匱郡守欲趨
辦本州之財計而不恤邑之空匱或命下不行以
覬顯除或託言丐祠以希召命其設心若此則觀

漢書卷之十八
風共理乎何有下至縣邑則奉行朝廷監司郡守
之紀綱而致之民者令也或預借以困民或鑿空
以擾民民俗頑而不能制板籍弊而不能革或冒
于貨賄而不恤其它或僥倖見次而不揣其能則
撫字乎何責夫如是紀綱紊矣豈國家之所望於
士大夫者伊欲中外小大之臣皆洗滌舊染以起
事功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何術而可

讀史抄

前漢書十八條

鄭當時好黃老言而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
諸交請謝賓客至明旦常恐不徧何胸次擾擾如
博極其言亦若人之流亞也孟堅謂其不能爲醇
儒過矣

枚乘再諫吳王書其間載齊王殺身等事皆在吳
王敗走之後劉仲馮考之甚詳謂後人增加之子
觀韋孟諷諫楚王戊詩或者以爲其子孫敬事迹
志而作則乘之諫吳王書其爲後人增加也明矣
灌夫以服請不宜猶言某以有服故不宜自往請

客後不得已乃親往也師古注非

史記張釋之傳盜環事下廷尉治釋之按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班固第云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殊失委折

灌夫傳改嘗作常改頴陰侯灌何請孟爲校尉作灌嬰陂池作波池夫以服請宜往爲不宜皆非是餘不可悉數

韓安國和親議利害了然爲萬世不刊之典可謂見之明察之熟矣宜其執此之見堅如金石未見武帝意有所屬廼以有宅繆巧爲辭至以身任行師之寄豈以護軍之權諸將皆屬有以動其心故耶雖然馬邑之役所恃者聶壹之詐猶可以有宅繆巧爲解宅日漁陽之役右北平之役豈亦有宅繆巧而然耶士大夫始於事理甚明終爲名利所惑良可慨歎

韓安國善遇田甲李將軍乃殺醉尉量不同矣衛青不罪李敢敬待汲長孺亦賢矣

田竇之爭自韓安國汲長孺鄭當時外餘皆莫敢

言韓鄭之言又持兩端可見當時言者之難班馬
二史於武帝既上食太后後言是時惟郎中令石
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曰分別言兩人事則曲有
歸矣建豈其人耶太史公謂建爲郎中令事有可
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豈亦以是
故耶

汲黯始爲九卿弘湯爲小吏弘至相封侯湯爲御
史大夫黯猶爲右內史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
用過之李廣初與從弟李蔡俱爲郎蔡名聲下廣
遠甚蔡封侯拜相而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者二人資稟不同才質
各異其爲淹滯大略相似

史記李廣傳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
天子軍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
道不曾失軍也

元光六年四將軍出擊匈奴衛青爲車騎將軍青
則衛子夫弟也公孫賀爲輕車將軍賀則子夫姊
君孺夫也公孫敖爲騎將軍敖則出衛青於死者

也其後用李廣利爲貳師將軍軍事亦類此夫兵凶
器戰危事而武帝輕於畀付如此雖衛霍之師出
則成功而所喪失亦略相當至於它將鮮不敗衄
者此可以爲命將出師者之戒班固先叙敖與賀
得幸之由繼書出軍等事其意微矣

元狩四年衛霍之出衛青正當堅敵乃能使單于
狼狽遁走幾至失國資糧於敵仍燒其積聚以破
巢穴斬首九萬九千級按去病功無大於此者雖
其斬捕數多而其所直者乃左方兵與單于親自

臨陣事體大不同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而青不
得益封青分量已過封之益不益不足深論但方
其張左右翼與單于鏖戰之時殺傷大當其間誰
非冒萬死不顧以圖尺寸功者今也一置不問常
惠遂成秩不過諸侯相爵不過關內侯此蓋迫不
得已姑藉以塞衆議至霍去病軍則毫釐之功必
計帝於是失軍吏士卒之心矣其後竟不能復擊
匈奴或者此亦其一端歟

衛霍斬首捕虜之功於漢爲盛矣青雖父子俱侯

凡三十四歲而五侯皆奪未幾以戾太子事遂滅去病死未幾子死國絕弟光功烈如此終亦不免赤族之禍豈其殺傷過多天道施報固如此耶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夫以君臣相信之深猶貴其密而况於情之踈者乎武帝建元中遼東高廟與高園便殿災先是淮南王安入朝與帝舅丞相武安侯蚡有逆言歸而益橫其後膠西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

亦陰治兵欲應之丞相蚡復恃貴恣橫於內於是仲舒借二異以感動武帝此正納約自牖之意但其所言上忤權貴用事之臣下忤偃蹇不奉法之諸侯事無大於此者言之而密猶恐召禍而舒也暴其私藁至爲他人所得則其踈甚矣

仲舒家居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問史臣謂其對大議皆有明法而所對謾不見一二使其所議果有關於朝廷大利害則不應不載議之而當則朝廷又不應用其言而棄其人使其

果不曾有所議史臣所載又不應爾蓋反覆史臣所載帝之所遣非張湯則亦其徒也言之阿意在仲舒固有所不忍言之而正則固已與使者之意背馳矣其所以復之君者何如哉宜其效不槩見而仲舒亦終於不用也

武帝策仲舒至于再三何也帝喜紛更主也仲舒首篇乃以更化爲說武帝得其辭而不得其意疑舒之所謂更化則已之所欲變法易令也故異其對而復策之制冊所言諄乎古帝王沿革之異意

欲仲舒極其所言大其所更張故篇末欲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其意洎仲舒復對不過諄諄乎禮義教化之事其他本末度數事制曲防皆略而不及帝始知意向殊異而中篇猶有所謂改正朔易服色等語故復策之而制冊所言尤深切致於三王同異等語且謂仲舒之對爲條貫靡竟統紀未終篇末戒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意欲仲舒條陳世務使紀綱文章鏗錡炳輝一改當時之舊而舒之所志乃在損文用忠等語則其去帝意遠

矣此帝所以絕意仲舒不復再策且出之爲諸侯相也

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秘其事禁獨侍中奉車子侯與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卽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經慮奉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

漫塘文集卷之十八終

漫塘文集卷之十九

竊思陸公著道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主管高麗邊境病復劉孝若

序說贈附

送陸提幹原序

選人考第舉員已足必在任二年而後可以離任此近制也稽山陸公之丞金壇曾未幾時卽上玉笋班通金闈籍豈近制歟選人改京秩必更縣寄此舊制也陸公之去金壇卽官陞朝擢佐本道使者豈舊制歟夫不拘公以新舊之制則所以望公

者果無意歟大江之南浙水之西王業浸昌人物
偏萃欽哉惟刑之恤繫使者之責而使者以去天
尺五或朝至暮遷宰相仍引大體不屑職務然則
日抱具獄與使者爭是非非幕府職與公之令六
安也使者急功利欲張虛言易私鑄邊民譁張亂
在頃刻公奮不顧身精爲使者言之言雖不售民
倚公重不倉皇失業後使者祖其言卒轉危而安
其丞金壇也歲游饑民食半菽吏不加閔謹曰菽
足以輸民間皇皇坐壇溝壑公上其議於府府不
聽又上其議於使者適攝府事取其言施行之民
以大和其裨使者之畫不旣多歟夫其未始入幕
也而獻畫若是况身是任歟抑人有言當局者迷
室之高下室外之人觀而知之公試自思方在六
安金壇時臺幙之士亦有智識如公者乎今日屬
邑之吏亦有智識如公在六安在金壇時者乎咸
無焉則已萬一當時幙中之士亦有智識庶幾於
公而未免於當局之迷今日屬邑之吏亦有智識
庶幾於公而旁觀之審則安知今也人之視已不

如向也已之視人僕甚爲公凜凜故書以贈

送王穎叔主富陽簿序

余友王穎叔童子有盛名弱冠載名薦書擢上第吏部選主富陽簿將行須余言以別余聞富陽居錢塘上遊林壑深秀勝處多坡仙舊所題品山川似昔景物斯今花笑人非鳥驚時換穎叔勝日振衣冠從賓侶升降俛仰其間舉酒酌之得無有慨然於懷者乎荒碑臥草壞壁吟風翰墨淋漓日光玉潔穎叔酒酣思湧秉筆續之得無有躍然於心

者乎孟子所謂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穎叔有焉今又親行坡眠石之地想見疇昔登臨之勝不止誦其詩讀其書而已故余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躓不一首肯姦諛爲穎叔法以風流放逸不屑就準繩未免小異於程夫子之門爲穎叔戒若夫簿書之事穎叔當自得之馬出西極齧草飲水不出尋丈間一舉首頓足卽奔逸絕塵瞬息千里况暴利長輦自其未至時已睢盱其旁耶穎叔行矣劉某序

本學方序

醫生呂啓宗與余言曰啓宗晚學醫於醫家書未
多讀獨求其論證明白用藥精審無如許知可學
士本事方許儀真人今是方之流行江淮浙間多
真所刊本火於兵今不復存啓宗大懼此書之泯
無以惠方來嘗試以語句曲施君某欣然欲鏤板
以廣其傳顧未得善本公嘗官于真蓋從公求之
余卽授以真舊本而復書曰施君刊是書可以濟
人愈於刊釋老經文萬萬也施以余言契於心復
介呂生求序余謂許君知可少時坎壈欲一第不
可得及其以是方濟人卽有藥市收功陳樓閣阻
殿上呼盧喝六得五之夢未幾果第六人及第陸
名第五在陳樓二人之間蓋造物報應不爽如此
今君以壯年遊上庠科第直摘領底鬚爾猶踴躍
迄今庸詎知造化者非有待而然乎夫身用是方
所及有限厥應猶爾况板行之使人皆得用是方
者乎勉之吾將賀子鼎甲之捷不止臚傳第五也
知可名叔微其出處詳於舊序茲不復贅嘉定改

元序

杜成巳字序

丹丘杜君來言曰余生三月家君咳而命之曰範所以錫之名甚偉及冠筮而加元服賓撫而字曰儀甫所以敬其名甚至抑余聞于王通氏曰古之字者稱其可稱而誠其可誠字範曰儀其稱之允矣無乃誠之者容有闕乎以是不慊於心而有謁于子願更之以其所可誠者僕惟杜君粹於稟篤於學自視歆然取善無已雖誠將無施則思所以

先後其名者而評之曰子知範乎凡陶冶之爲鍾爲釜爲鬲爲瓦爲甕成之亟而製之密更良工千萬而其制若一者範也範成於此而器從之故偏焉則傾鹵莽焉則不精缺焉裂焉則潰決而無成必其爲範也慮之深計之豫使圜者中規方者中矩靡間不窒靡纖不具然後按其形模而出之數雖多而不舛其宜用雖久而不愆其素一或不然工良器窳惟人亦然士君子之生于世不言而化不令而畏熏其德者千人善良聞其風者百世興

起豈有他哉成已而已故僕敢以成已更君之字而復之君請內省其成不失夫知之爲智守之爲仁勇以行之展也大成惟君之學昉於致知曰智曰仁猶階而升猶乘而馳雖其未至而至有時或者撫事之機見義之宜氣餒於斷志奪於隨豈知及之仁能守之而理義之勇猶不足以勝寬柔之資歟昔者孔子荅子路成人之間若臧若孟旣略具仁知之事卜莊之勇猶不以兼人廢中庸論成已之道極其所舉舜與顏子而猶以勇繼則知三者而闕一焉如山虧簣願以是果子之志因致朋友之義可乎君曰可哉則歌以侑之曰陶乎冶乎匪範胡成甕盎釜鬲物之有形惟人之生與我同類不知足而爲屨豈其爲簣鳴呼陶冶之卑而我之高乎我之易易而陶冶之勞乎自成其已物莫之逃乎

鄉飲酒儀序

四明王君宰金壇之二年當嘉定丙子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集多士于學顧以齒位未明謂諸生

曰鄉飲禮廢久矣古典雖難盡循開元紹興之制率近人情盍酌其中以元日行之諸生曰諾退卽相與攷肄顧以費夥不敢煩縣官而合衆爲難會冬官趙貳卿得請祠官而歸聞之慨然曰自吾起諸生仕州縣歷班行以至綴天子從臣鄉黨之士助喜多矣今茲之歸頗欲擊鮮醢酒接慇懃而吾廬隘不能盡容吾行卑不敢槩請且均鄉黨也不敢有所後先舉六十餘年之墜典成賢大夫之雅志而又可以遂吾私其在茲乎卽盡以其費佐縣官自奔走服役與凡供帳咸出趙氏大夫飭已廉用心恕下車不忍毫髮橫徵於民而又不銜能不專羨及是以禮不虛行方將樽節經費以助用會有道貳卿意者卽欣然曰敬聞命又曰是禮也周禮實屬之鄉老及鄉大夫說者謂鄉老國之命卿居于鄉者則貳卿相與舉此宜矣某何敢違卽具爲書盡致鄉黨之士期以歲三日畢會於學是日辛巳質明冠帶而會者凡若干人自耆老縉紳皆入門而鞠躬就列而祇肅聞戒而警息熏然其和

秩然其序退而克克然如有得况青衿佩者乎旣而相與嘉歎以爲是禮自紹興癸酉而廢至嘉定癸酉大夫石君不矜而復其舉也遽故行之略其聞也不預故至者少乃今率禮無違而合邑之士無少長咸在可不謂盛乎况前一日庚辰雨夜漏至三刻而止遲明行禮亭午客退而雨越翼日雨甚蓋前後一日咸與雨會學宮雖葺而賓出入不能皆由廡下使來者雨立去者旋淖王者其安乎是舉也豈但人心允協書曰天秩有禮蓋亦有陰陽默相者矣諸生將以禮之次第設木以示來者以僕實與寓目焉俾書于篇首人日漫塘劉某序

羅文恭公文序

紹熙初元某舉進士留行都聞孝宗皇帝之將內禪也盡收天下公正質直之士布之朝列故樞密羅公時由常平使者召還卽延之禁近其被遇尤深慶元間某調官又聞紹熙末趙忠定公旣定大計銳欲引去其遲迴以及于難蓋以一二同志所賴以維持後日者相繼淪謝之故問同志爲誰則

羅公其一也夫以孝廟之聖忠定之賢其計安天下率倚公重則公之所存可知某嘗恨不及一登公門嘉定丙子公之季子愚由延陵戍攝官金壇某以民禮見始得拜公遺像延陵以某居閑無事俾序次公遺文某惟疇昔抱不及門之恨乃今得因其遺文遡其胸中之蘊幸矣其何敢辭卽爲序次爲四十六卷其間有脫藁而未經刪潤者有屬藁一冊而莫知當時所由者亦有說經記事而不專爲文者宜有所去留有所別異重惟公薨而延陵坐風木之悲中常耿耿故比而存之使延陵一展卷而盡得公平生延陵志尙端方問學勤敏詩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異時欲圖不朽之傳必自有處抑聞唐史臣謂陸宣公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本朝蘇文忠公序范文正公集謂公終身所爲不出天聖間所上宰相一書夫人臣告君疇不曰仁義而意向少差則前後踏駁平居立官亦誰不過於自許而誕謾無實則一語不酬惟公致主規模一定於畎畝中而志念忠純不爲外欲

間斷故論奏雖多一本仁義踐揚雖久所行大槩
不出初年廷對一策某謹第公奏對之文於先而
以廷策冠之庶來者知所比方云嘉定丁丑立夏
日序

送鄭節夫序

玉惡瑕木惡曲故纖瑕足爲尺璧之累千仞良材
病於尋丈之曲惟人亦然夫王良善御不屈其身
庾斯善射不屈其友此固孟氏所喜稱樂道余有
疑焉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甚言徇人之必

至於失已也而良乃甘與嬖奚乘誘曰未知其人
則範而馳驅而不獲亦可已矣必爲之詭遇何哉
豈耻以不才黜而急於自見歟抑不能自信於此
而嘗試於彼歟良非出此者則亦以暫爲之詭遇
而無損於平日之正御而已春秋傳曰凡師有鍾
鼓曰伐無曰侵則侵蓋疆場小事爾鄭人使子濯
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曰追則師已出境
矣子濯孺子疾作不可以執弓其下亦無一人敢
彎弓相向者則其將卑師少非負固不服可知矣

服而舍之庾公之斯固何嫌於君事借曰未也則明述其縱舍之由而自歸於司敗抑亦可也慮不出此而必抽矢去金以爲欺豈不以所欺者小無損於平日之誠歟若吾友鄭君節夫則異於二子者自余獲友節夫于今兩年余少多難更世故深閱人情熟故其與世酬酢雖胸中之磊磊者不磨而細故未節間猶未免有隨衆俛仰處節夫殊不謂然聽其言觀其行雖誘以萬鍾之祿卿相之位必不肯斯須詭正白刃在前鼎鑊在後亦不能迫之使毫髮欺也惜其生也後孟氏不得與二子者較是不否其間節夫閩人今自浙歸閩非階上第未有出閩之期而余老矣後會淹速其事亦難逆計故借孟氏以證其所得於節夫者以爲節夫謝方余尉江寧時建安游夫子實在帥幕將別夫子蹙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余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固不之重亦不之責聞有一言一行則亟稱之曰是人而能是皆欣欣然欲棄其舊聞其新故爲凡人易曰好人矣則一言一動皆當中節藉

無可議人第曰是固應爾無足爲異萬有一涉於疑似之間則責備者衆矣故爲好人難余嘗有味其言節夫則信爲好人矣別後有來自南中從而問焉知其一於正而斯須之詭不爲也一於誠而毫髮之欺不爲也吾猶曰望於節夫者固應爾不以爲異不然其能不爲游夫子之所憂乎節夫欣然曰吾固不敢自棄爲凡人以爲子憂然亦虞子之不暇憂我而自憂也因憮然相與別去

羅季能字序

臨川羅君謂其友漫塘劉某曰余以愚命名朋友不余棄而字之曰端誠甫誠而明信足以砥愚然自誠而明非予所敢知也願吾子度宜揣稱而更字之叟謝不能者數而君之請不已蓋別數年相距數千里而書來辭益力叟辭弗獲則請更字君曰季能甫而告之曰記不云乎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

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苟能此道
矣雖愚必明則字孰有宜於此者乎季能公輔子
有家學甫冠而仕所見卓然不吐剛不茹柔而又
謹所尚擇所與游非其類雖親必遠其類也雖下
已必親之其見善明已如此況今從宦久更事深
而取友博耶其果能此道無可疑者然學之而能
問之而知思之而得辨之而明行之而篤五者有
一不盡而其所用力苟未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
千雖聖賢猶未敢視爲稅駕之地而况君乎惟自
今已往因其已能益加其所未能進進不已而至
於日新而又新斯可矣不然鑑明而塵侵之水明
而物撓之守者殆而攻者益多庸詎知今日之皓
皓不爲他日之汶汶者乎君之叔舅天下士也宜
相與訂之嘉定壬午八月日序

李氏棣華酬唱集序

選詩惟謝氏兄弟唱酬獨多春草池塘之句至相感
發於夢寐間則其相與之情可知然夷攷其實則
宣遠靈運惠連但羣從耳杜子美篤愛其弟別則

憶見則喜得其消息則喜聞其將至則又喜具見
於詩而其弟曾不能出一語與嚴武岑參等作
編集中晉二陸本朝蘇長公少公同氣之間更唱
迭和金玉鏘鳴真可陵轍謝氏而使子美之弟愧
死然兩公之家自伯仲外他無兄弟故古今兄弟
唱酬之盛未有若曲周李氏者忠愍公大節與日
月並明其兄大參與諸弟立朝則主國論在外則
著民庸或位非通顯亦足以表見凡我有宋綱常
所以復立天地所以重開宗社所以再安繫李氏
兄弟是賴則發之聲詩蓋餘事爾今特以侍郎公
之孫朝奉郎公差鎮江府諸軍司糧料院權良其
先世唱酬集俾爲之序故云嘉定甲申小至後十
日漫塘叟劉某序

京口唱酬詩卷序

了翁名節溢宇宙貫日月其澤被後人猶長江大
河滾滾不窮爲其子孫雖窮達不齊大率如王謝
家子弟自有一種風氣見者咸知愛重况少不苟
隨老而彌壯如古愚甫者哉初余爲舉子客楊氏

寶經堂與前淮東使者可久甫游古愚甫於使者
爲舅甥因得相從樽俎間去三十年古愚甫忽過
余漫塘上道舊故若隔世余家貧無延客具時方
凝寒相與燒軟火烹豆腐薦茅柴酒連日懽甚古
愚甫以舅氏有約亟辭去不能留則直述鄙意爲
詩數韻送之未幾舅甥皆以書來不但拙詩辱和
又辱錄以寄吾友仲思陳兄亦相與賡酬成大軸
矣余剝封快讀若明珠大貝錯陳几案光燄奪目
欲強屬和而篇長韻險非拙者所能爲之序而歸
其軸於古愚甫俾爲謝使者且持此東歸爲別後
相思之資云歲乙酉改元序

送史星官序

故發運使者史公之孫伯玉能以希夷先生前定
數推知人生禍福休咎將藉以資身一日持余友
句容尉張端衡溧陽尉陳仲思書來謂其爲人端
愿不能駕說以爲高其爲術坦明不待研精以爲
深恐人之易之也求余言以爲信余蓋有言不信
者安能以其不足信之言信君之術抑余觀世之

挾術者或攷論五行或相觀形色五行之運固不
私於人形色亦有不可窺如壺丘子者則君之按
日時而推據形影而言使信而有證不旣優矣乎
而君顧自薄其術豈非如畫者樂畫鬼神不樂畫
犬馬乎夫鬼神難知而畫之工於否卒不可攷信
犬馬易見其工也一展卷得之然則問術者其知
所擇矣乙酉改元漫塘叟劉某序

恭靖先生家說序

先兄恭靖少孤力學窮晝夜忘其饑寒之切於身
學成五貢于鄉再在首選歲晚始以特恩對策極
言時弊考官驚歎擬居第一上意有所更定然猶
在七人之列調廣德軍建平尉值歲大旱選攝部
掾總理荒政民以全活部使者真公德秀李君道
傳譙君令憲與郡太守皆上其功于朝再調江陰
法曹將上矣以疾奉祠而卒先兄平生謹重寡言
言皆可記其對家人婦子與言之大賓大客之前
不異某不學旣無所肖似而椎魯又不能強記姪
崇雋俾追述於數年之後故不能詳崇雋以示其

婦翁句容尉張端衡邑大夫張君仰適見之坐間
命鉸諸梓蓋其取善之博爲義之勇有不可及云

送洪季揚錫序

洪季揚以其二父與余學同道舉進士同年不遠
千里自淳安過余其容肅然而莊其氣熏然而和
出其書詞藻爛然意若哀余之愚而欲開之矜余
之衰欲翼而張之者余頹惰久矣季揚雖填然鼓
之老氣寧復可作然朝聞道夕死可矣於季揚之
來有望焉而季揚僅一再見卽索去問所之曰吾

嘗事楊夫子於慈湖識魏鶴山于都謁東山楊公
子吉而歸見錢容堂諸君皆與余款今將駕而游
武夷其歸也沿大江而下登匡廬庶有合焉余聞
之大愧季揚怪問故余曰昔郭有道過表奉高不
宿而去見黃叔度乃畱連累日此豈有戚疏於其
間哉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叔度固有以畱之矣余
獨無愧乎哉季揚笑不答曰吾書固有望於子矣
子尚勉之余復之曰夫渥洼之駒墮地千里而老
則伏櫪九臯之鶴一飛冲天病則斂翮雞羣况如

卷之十九
余者駑駘耳蝸鷄耳方其盛時猶不過服鹽車槍
榆枋况已老病乎哉抑余聞郭有道當漢之季深
知天時人事之不可爲然猶周游郡國不已于行
蓋不以時之不可爲猶庶幾夫人之可爲其欲扶
顛持危之心至切也今之世法度雖弛而綱常未
泯士大夫雖有負於國家而聖上天縱之資日新
之德視商宗周宣有光焉世之士必有如伊傅仲
尹方召者爲時而出於季揚之行有占焉酌以大
斗行矣自愛劉某序

送張堦寬夫赴省序

紹定之元京口張寬夫貢于鄉二千石旣歌鹿鳴
以送之鄉之親若舊復相與祖道酒半寬夫起言
曰某不才幸賴父師之訓登名於禮部又幸而中
有司之程則將奉大對于天子之廷言之是則天
子爲之動容公卿大臣爲之改視易聽萬事以理
萬變以彌萬物亦以吐氣使見者曰魯無君子斯
焉取斯此非鄉曲之榮歟不然上負天子下負所
學見之者曰寒鄉晚出孤陋寡聞固如此亦鄉曲

蓋也願有以教之漫塘叟應之曰夫射者求中鵠
博者求成梟盧士之從事科舉寧不志於爲倫魁
歟近世倫魁之選孰有愈於張于湖王梅溪者歟
梅溪一策忠憤激切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而于
湖志阿用事者耳夫使二公所言不同而得失有
異則詭遇獲禽人情容有不免而于湖之得不過
如梅溪梅溪之得曾不下於于湖則士亦知所擇
矣今之世誅求無藝而田里怨嗟賞罰無章而行
伍褫氣府庫內空而所實者私帑邊境外感而所
營者別業事勢如薪下之火方燃幕上之巢將翻
而士大夫方晏然寧居栩栩然相樂也子幸當龍
飛策士之初天子虛已求言之日顧默而不言雖
言而不切於當世之故獨不愧於王梅溪歟寬夫
余婿今領袖羣仙於冊府者曰秘監曹先生招諸
生立館下誨之者曰國子方先生二公皆余少日
朋友也寬夫猶以余言爲疑入都試修弟子禮往
見而質之

送吳兄入京序

吾鄉吳子隆兄宦游五十年進不求榮退不謀利
每見人訴滯淹而求薦引述窘匱而丐周給卽瞑
目不視曰是不異乞人可以吾儒而作乞人態乎
其家翁大卿平生歷官買田不盈二百畝季不肖
盡賤售以爲酒家費人謂子隆必訴之官而復之
比子隆歸委不問或詰其故子隆曰是其初必假
母兄之命以行吾欲復田可使吾弟伏辜以傷吾
母之心乎在官公餘卽閉門讀未見書或招勝友
命駕出游飲酒賦詩以爲樂於儀真同僚中惟與
今春官小宗伯曹公及前農卿辛公厚在楊在杭
非此所知故章泉趙先生在日與某書言子隆在
上饒時同僚無可其意所與游惟寓客章泉與南
澗韓先生及今奉常余公耳傳曰不知其人視其
友子隆平生之所取友何如哉子隆旣沒囊無一
錢瓶無粒粟無立壁可家長子往依外家甫壯而
沒叔季躬耕墓側荒墟種禾黍以自給惟仲子瑩
頗知書而不免於饑寒其女兒旣嫁而貧復挈家
來依之或竟日啼饑相視無策一日來見謂某曰

歲旣秋矣而糴貴日甚百指之家卒歲柰何某語
之曰昔孫叔敖之子貧往見優孟猶能爲之啓寢
丘之封今小宗伯曹公奉常余公皆當世宗工鉅
儒方接武上政塗又前於潛程大夫與子有先世
交承之契其友石民瞻與某言大夫學古而勇於
義方以課最登朝子何憚不歷往見之乎瑩曰吾
不憚往見憚往而不得見耳某又謂昔孔文舉援
通家契於數十世之前猶得見李元禮子援乃翁
游從之契寧患不得見宗伯奉常乎寧患不得見
前於潛大夫乎子行矣瑩曰諾則序所言以送之
辛卯七月中泚漫塘叟劉某序

送邵魯子序

余尉江寧時識一醫者用藥必按古方不增損毫
髮余竊陋之而所治病輒愈嘗試問之對以昔人
製藥如張仲景孫思邈之徒其於寒煖燥濕之度
君臣佐使之用烹煎炮炙之宜劑量審矣後之醫
者察脉苟精視證苟明取而用之如庖丁奏刀雖
大卻大窾未有不迎刃而解者不然徒取古方紛

更之寒煖燥濕之爽其度君臣佐使之反其用意煎炮灸之失其宜小則誤人大則殺人可不畏哉余驚其言因思今之學者喜立言以自見不異醫者之增損古方宜謹毋忽夫太極氣之始大衍洪範數之元不爲之圖誠未易曉而近世精一之傳有圖心性之分有圖皆似爲蛇畫足邵君魯子又爲中字圖說分幅紙爲三以聖愚各居其偏而以庸人之不知中小人之無忌憚者居其間意者謂其自以爲中而實非中者而位置非矣余謂邵君倘必爲此圖則當以不及者居前過者居後而以執中之聖人時中之君子居中若是豈惟中之爲義不待論說而明抑可使賢且知者俯而就愚不肖者企而及其爲圖不苟然矣今顧異是于以自爲則贅于以爲人則勞而少功是何異醫者之六樂守古方而徒欲以意自爲方者哉余少所從游多邵君親黨知邵君多從師友游飽聞義理學常有其人甚遠望之不見之歎乃今邵君復不憚遠挈舟過之望之其容粹然聽之其音琅然徐而卽

之又知其涵養之深体認之熟非淺之爲學者比
藉不以言語自見其過人抑已遠矣必言語乎哉
魯子之先君子蚤從象山陸先生絜齋表先生游
見謂知道者今二先生之書具在而晦庵朱先生
諸書其論說益精魯子之歸試取三先生之書盡
心焉會知愚言不妄庸字配中而行更須識察昔
歲鄉人有得前輩所書中庸二字刻寘學宮者俾
爲之贊嘗亂道數語謹令兒曹錄呈自今凡有可
見教毋吝壬辰四月下澣漫塘叟劉某序

送湯兄赴薛館序

晉范氏子華之客有宿于商丘開之舍者相與言
子華之勢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丘開窘於貧奮然
往從之范氏之客皆縞衣乘軒見開面貌衣冠狎
侮款詒無所不爲間與之乘高臺漫言能自投下
者與百金開自投而下形體無傷又詒之以入水
有珠開果泳而得珠驅之以入火取錦開果入而
得錦范氏之客始驚以爲有道開曰吾無道曩子
二客之宿吾舍也譽范氏之勢能使富者貧貧者

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今昉知子黨之誕
我內積猜慮外矜觀聽追幸前日之不焦溺也但
然內熟水火可得復近哉漫塘叟曰商丘開所聞
於范氏之客所求於范氏之門者富而已使開能
誠之無二心則水本無珠入而得珠火不可以取
錦入而得錦况如范氏之勢子華之賢庸鉅知其
不能使貧者富乎吾友湯子淵修謹好學顧爲貧
累忽束書告別曰吾將館于薛氏薛氏國之柄臣
其子之賢度必不減子華而勢過子華遠矣惟子
淵不猜不矜誠心以處之將見虛而往實而歸豈
但入水得珠入火得錦而已旣與之言復書以送
之壬辰夏五上澣漫塘叟劉某序

送洪季揚揚教授橫州序

紹熙庚戌余與嚴陵洪叔誼兄弟同登進士第慶
元乙卯又與叔誼同校文上饒事竟復同塗歸別
十餘年叔誼從宦邊頭復枉道顧余漫塘上厥後
出處不齊音問亦闊絕而叔誼之質之美之學之
粹則余愛之重之一念不忘季揚其長子數年前

大學來訪問叔誼無恙則宦不達死久矣嗚呼叔
誼不惟不遇知於人復不遇知於天乎朋友之義
宿草不哭而余於叔誼哀不自勝今年春聞季揚
由舍選入對大廷始信天之報應不爽叔誼死猶
不死季揚迫於貧乘見次入廣夫廣之風土人所
畏道遠俸薄人所憚季揚勇往不顧豈天固予之
季揚固違之耶抑余聞今柱府經略使亦庚戌同
年時丁黼同年人所厚季揚才高識明優爲時用
知靜江又非徒若飛鳥依人者則季揚之遇合與天之報
應叔誼顧不權輿於此乎因其書來告別書以贈
之

送黃竹礪序

乾道淳熙間東萊先生在婺晦庵先生在建從之
游者常數百人其學成行修者多去而爲名卿才
大夫下亦不失於鄉黨自好之士其後揚慈湖在
四明葉水心在永嘉戶外之屨常滿蓋其師友相
從儘有樂地故雖多去鄉辭家關山復隔歲時恨
別花鳥驚心亦徘徊而不能去年來道喪諸老凋

零學者俵俵然無所歸竹磳黃雲夫胷次灑落句
律清道使得及四先生門所至豈易量顧僅爲詩
酒社中人此韓文公所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雲
夫清湘人自言京口買舟乘雪過余此興殆不減
王子猷去余而東又將從野雪老人於松江上野雪
余鄉人得行卷兩編讀之恨不識面二十年乃今
昉知其心雲夫爲我多謝不敏暇日舉盃酒相屬
於三高亭下能因回鴈寄音幸甚

送陳孟明監常州稅序

陳君孟明累世高科亦有工詩與蘇後湖爲友者
實吾里望族君累試場屋不効去從故樞使薛公
游薛公嘉其秀整表表於親黨間欲命以官而君
於親親之序爲後遂處之右階授常之征官將行
觀其色赧赧然漫塘叟於君家有再世契酌而送
之曰士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惟貪刻不可爲君
自今以始儻能恕以臨事不剝下以媚上廉以自
律不背公以營私則人稱之行道傳之上官薦之
明神佑之由是以踐世科登臚仕無難者不然則

今之鳴玉曳履於縉紳間自謂一世清流而爲人所唾視者多矣獨右階乎哉君曰唯唯則書以贈

頤堂集序

頤堂先生司諫湯公故知樞密院事敏肅公之元孫少嗜書家塾儲書萬卷日涵泳其間自六經諸子史以及浮屠老子之書與凡星官曆史所載無所不參綜或疑其貪多務得於蘊奧或有闕遺而公實沿流泝源無所不探索下筆若不經意而識

高趣遠意到辭達若龍駒出水萬里騫騰不可羈繫若岫雲騰空斯須變化不可名狀薄舉子業不爲去試博學宏詞科一上卽中選同時之士亦有與公文相軋者而公意氣激昂議論慷慨獨穎脫而出故貴名之起如轟雷霆虞丞相允文又於上前力薦之卽以其年六月擢樞密院編修官而公之志雅欲以勲業自見故立朝未幾卽出從虞公宣幕旣宣帥勞還公亦復歸舊著時淳熙甲午秋七月而以明年秋八月出使又明年三月以使事

諫中間立螭坳登諫垣演綸鳳閣勸講金華君臣
之間氣合道同言聽諫行僅期月耳一謫八年乃
始得歸我孝宗皇帝之意而豈徒哉公之少也志
銳而氣剛志銳或失之踈氣剛或失之忽惟更事
多者反是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
以燕翼子蓋我孝宗皇帝期於公者遠望於公者
深矣歸未及用而死及之此遇合之難有志之士
所以拊遺編而浩歎也公沒後四十有八年其季
壻趙侯鎮婺始哀公遺文千里詒書俾某序次某
弱冠居鄉里值公南歸數操几杖從之公亦喜其
來命之進飲食教誨之無倦色於今鄉里之士及
登公門者某一人耳其何敢辭公於文無所不工
而尤豪於詩故以詩先焉而以詞科中程之文次
之掖垣詞命諫省論奏又次之其他與諸公卿大
夫論事交訊之書及雜著皆列于後總若干卷公
諱某字某沒之歲方年五十有三云端平乙未五
月朔旦劉某序

何閣學遺文序

前漢末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自以故宰相高陵侯方進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當舉兵爲國討賊兵興而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三輔豪傑應之攻燒官寺至火見未央宮蓋忠義之足以感人如此何清源輔相徽廟年踰一紀旣謝事儀物廩稍猶不改居位時逆虜渝盟人心惴怯無敢北向出一壯語者故顯謨閣學士某清源之嗣時領使事河北獨能舉勤王之兵爲天下倡端不愧翟義至於事之不成則翟義所謂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不慙先帝公之自計亦若是矣若夫義死而公無恙則以有我高宗皇帝一馬化龍之事在未可以新室事例觀公之曾孫某集公遺文屬某序于篇首某謂有本者如是故得詳彼略此云紹定壬寅六月晦日丹陽劉某序

說

政說贈句容江大夫

句容大夫江元弼將之官問政於予予世大拙不知所告而句容請不已時從人寄聲越明年猶以

書來曰子言云何予感其意因思頃尉江寧將捧
檄試進士請教於常所往來者或告之曰毋立說
余從而訾之曰說歸於是而已是則何說之能易
既考試數日由吾說者悶悶不可人意作而取所
謂不合吾說者續之隨其意之淺深文之高下而
爲之去取時有得焉乃慨然歎曰善哉言乎爲政
亦猶是矣因卽其說泛觀近世從政者其苛刻者
迂闊者皆置不論若史直翁錢師魏非世所謂善
官者歟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當吾手不殺
一人及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劫殺一切求其說
而出之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爲笑非立說之過歟
師魏守京口以扶弱抑強爲事小人識其意往往
衣敝衣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謁于郡郡不加詰信
而行之善良驚懼有破家者京口之人至今尤之
非立說之過歟句容守家學志事功說於及民而
樂於從善顧豈有是抑吾聞昧者不知立說懦者
不能立說而私者不敢立說若句容者是非了然
如鑿斯揭其知立說者歟以義自許如水必東其

能立說者歟恬澹寡欲於世無求其敢立說者歟
今世士大夫以催科爲能事率先期趣辦吾從而
緩之顧不美歟而是說旣立小人乘之或因循於
可以輸納之時而狼狽於杼柚甕盎已空之後則
向之緩之者無乃適以阱之歟士大夫以峻刑罰
樹風采吾從而輕之說亦豈不美歟而是說旣立
刑不當罪善者無所伸惡者無所懲則向之輕之
者無乃適以病之歟以至婦人不逮繫美意也而
伎恣或甚於男子僧道不加刑惠政也而姦惡或
過於平人吾汲汲於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爲欺
吾拳拳於別流品彼則肩流品以見惑凡此皆立
說之過若吾說不立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
輕酌其宜而行之如權稱物如盤走珠黠吏不能
窺姦民不能乘則庶幾矣不然黠吏窺之以售於
民姦民乘之以市於吏如探囊取物如齎券索償
則吾之腹心耳目且移於下而細民將安所措手
足哉傳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旨遠矣雖
然吾詢諸句容之民其誦大夫之賢諄諄也吾問

句容之政其契於人心者總總也句容之民介居山谷間習俗醇厚旣已安江大夫之政江大夫又非膠柱調瑟者其終無是弊也必矣抑吾聞爲政固患於先立說尤患乎有以信其說王荆公之爲鄞縣也以青苗水利等政行之其始固未敢自信也旣行之鄞而鄞以爲便天下始受其弊今句容治行已籍籍諸公聞其去而官天朝也不遠矣吾慮其狎於句容之政行之無敝遂欲郵是說以律天下也不可以不告

茶說贈九江王子順

王子順將歸九江須別語某衰病無以云也猶記子順來時餉茶甚佳敢問今人一日無茶不可而茶之用不見於三代之前何也豈非以古先治化清明人無昏濁無所事此故耶近世此利衣被天下而仙郡所產特盛夫龜食氣而壽麕食栢而香則飲茶於仙郡者可知矣竊怪近年佩二千石印章而來如曹真輩一任二三年間所飲茶不知幾千百碗而昏濁略不少差何也豈玉川子所謂七

之從清風自生殆虛語耶或曰是其土性固然
非茶所及則生於地者可知勉矣記曰人莫不飲
食也鮮能知味也故某願子歸而與鄉之同志者
共學焉毋使九江之茶有愧於西山之薇商山之
芝幸甚

元齋說贈陳孟明

陳孟明闢齋以居而徵名于漫塘叟劉某叟命曰
元齋而語之曰子聞之乎元者善之長氣之始冠
乎四德而運行乎四時者也嘗試與子驗之一日
之氣朝而升晝而盈暮而收夕而息息矣而復升
焉四時之氣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斂冬而藏藏矣
而復生焉孰主張是豈非元氣猶存則雖其息也
藏也固無害於日之朝歲之春耶子之先擢儒科
者數世雖身不大顯而以文鳴者不可勝數蓋古
是時突而弁者皆士林之秀弱而弄者皆簡編筆
墨也故其效如此年來似少異矣孟明不飲酒不
博塞以游而甚好學又謹於事親陳氏之元氣其
在斯歟故爲大書以名其齋而復爲說其義使仰

而觀俯而思益求其所未至且告族之同志相與勉旃云

贈

送吳定夫往慈湖時聞有求勅葬揚慈湖者周公聖人也其致政成主而歸視富貴何有其沒也周人顧以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贈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魯之臣子亦嗟然受之而不辭孔子傷之曰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顏子賢人也簞瓢自樂豈計榮枯於身後門人乃厚葬之孔子曰

回也視余猶父也余不得視猶子也蓋傷門人之知不足以知顏子厚葬祇以爲辱也雖然是一聖一賢之事猶可諉者魯之禮樂周實命之非魯人之所嘗請也顏子厚葬門人爲之非異已者所得與也今有人焉好學樂道希聖慕賢以終其身或者乃欲於其旣沒之後爲之借助異已之人以僥求其分之所不當得猶有鬼神將歆之乎吐之乎識者當知之丹陽劉某云

身贈吳定夫

南城吳定夫布衣芒屨走天下欲徧識當世賢者
所齎一布囊其囊用八尺布縮縫之其末衡縫之
虛其中以便出納權其輕重短長中分於肩上下
亥年來金壇訪余與王去非今年春去非奉命守
昭武時昭武盜方熾而去非行速親舊不及偕亦
無與偕者定夫時客中都慨然曰王君事不辭難
君臣之義也我輩獨無朋友之義乎卽肩布囊臥
起隨之飲食必親嘗乃進凡去非平日親舊知定
夫在焉心乃安嗚呼定夫豈直知朋友之義而已
哉今天下士大夫義不勝利公不勝私惟知剝民
脂膏以自封靡一旦聞有金革之事則心搖膽戰
目出寒液雖驅之且不前盜賊之敢於陸梁其端
由此若王君去非雖未敢以克亂全才自許而其
至公血誠上通于天目前未見其比使盜賊而禽
獸其心則已若猶人也能不爲去非屈定夫知之
審矣故奮然而行豈特知有朋友之義而已哉方
定夫訪余時余館之社倉前居民之貧者多受惠
有一人操舟失業且丐矣定夫探囊出錢買舟與

之今費口獲全而舟固在余以其用之輕疑其齋者厚不復察既去乃知匱矣欲周之不及去踰年有見之嫠女者傾囊惟得所見諸賢像蓋定夫每見一人則密屬畫工圖之他皆無取其嗜好如此余欲方之古人未見其的因其寄白苧一端聊賦二十八字戲且謝之寄我南中布一筒布錢還出布囊中長房定有神仙術可解傾囊賞戰功

芻言送王實齋守吳門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徊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

書贈權溧水張察

不輕受詞不苟追人則田里安不輕買物不吝酬直則市井喜期會信則豪橫不敢玩賞罰明則姦盜無所容有謁人久不見之客則開媢侮之端有追至久不決之訟則生曖昧之謗毋以暫焉而不爲久不母謂去矣而不計後來庶幾治晁之成亦

增吾邑之重

且八傾

漫塘文集卷之十九終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

宋籍田令添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管書觀漫塘病類劉學著

記

真州居養院記

居養院以處老疾無告者其來遠矣真之舊址在寧江門之西百步火於淳熙間因廢不治地近闌闐有力者請于官轉為民居慶元初朝請大夫汪公梓提舉常平踵故事下州擇廢地得故鹽倉基之西北隅編茅織葦架以散材為屋十有六間茅

葺經歲輒壞歲支常平錢葺治不滿三十緡而乾
沒者過半敝漏庠濕壯者強者居之懼不免死謂
老疾何某備數法掾之明年道過之歸而惕然曰
常平非吾可專而出納吾事也可置弗問會計使
與總饗者互委糴事得市例餘資二百五十六緡
欲撤而新之顧資少不給用時省郎韓公挺適自
提舉常平來領漕事亟以白之公曰某志也卽給
以木大小百有九十又以請於通判主管常平事
鄭公炤公亦慨然助之得錢百三十緡有奇經始

於慶元六年二月朔鳩工於附月之望屋之數不
加其舊而廣高倍之屋西眎三隅特隘以時直給
其地之主闢地可五尺而西圍翼然繚以周牆餘
四十丈工以數計凡六百二十有一工役之庸磚
瓦竹木之直眎公家所給悉增三之一門之東西
爲屋各二翼以二厦其西擇老成道民居之使時
其啓閉以令闔者東爲闔者之居又東爲厨而井
在焉分兩廡爲八以便其私合中堂爲一以處義
聚者牕戶牀第各稱其所其事略已備矣然猶有

澗塘效集卷之十一
憾焉曰居曰養非可偏廢今居之有其地矣養之者可無其資歟嘗營其資矣而卒弗遂豈成不固自有時而人力不與歟姑紀其事之幸而集者以識吾喜述其事之欲爲而未成者以識吾憾庶來者有感焉

重修金壇縣記

上卽位之六年常潤旱逾甚金壇潤之支邑湖水浸其南邑故非旱之憂至是水渴歲以大饑邑大夫韓公寔來吏鴈鷺行以前白曰去年夏民負租若干又前白曰去年秋民負租若干一吏唱聲衆口和附皆曰宜以時理緩且有咎公領之顧謂同列曰吾聞議所以予民不若寬所以取民且荒政嗣興而催科益急疇曰知務卽具爲書白郡及部使者使者適行部及境先以公言驛聞其年冬十有一月詔報已中下戶負租錢以緡計九千一百四十有九米麥以十計數且半之綿絹有差令下之日喜氣溢閭閻驩聲載達道老稚舉手加額曰吾今知免於溝壑矣公薦於爲民弗懈益虔潤境

土瘠而貧爲澗右最大家不能十數以歲入之不厚類寡儲蓄早歲官吏相承欲以勸分多寡見能否徃徃下戶未拜賜而中產已鬻業公慨然曰是將淪胥以敝非政之善悉酌民言弗彊所無郡掾有捧檄來者將鴟張以濟其私憚公弗果肆是歲也饑而不害民以大和先是水將竭畎澮飛埃澤居之民相與卽水之源以稼以耘迄于有秋懼皇深文請以什一輸之官公曰吾寧利此將以有爲也爰飭歛藏弗以一毫資浪費縣之中門跨以層樓榜曰勅書蓋熙寧間所建以崇新制者樓之前對峙二亭其後翼以兩廡而北賓次吏舍掖分左右以達于蒞事之所稱邑之宜不陋不盈歲久蓋瓦欹傾棟梁榱桷腐黑撓折丹堊之飾亦漫漶不鮮過者惴惴懼將壓焉前此趣辦目前睨視弗省諉曰須縣帑之贏而後及此則其覆久矣無乃重吾民他日之憂乎吾不可以已卽樽不急之用佐以水源什一之輸葺而新之爲屋大小總三十有一市材於遠而民不知給直以等而工不病經始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於二月初吉訖工於四月既望其飾煥然若與雲
漢之章相爲昭回其植屹然若與城池之固相爲
長久窈而深裕乎有容則又若公之幢幪邑人使
不知風雨之震凌公於是可謂勤矣旣成邑之老
稚合辭而語僕曰韓大夫之惠我者深微斯役也
猶當有紀矧斯役之勤乎子爲我紀其成并識邑
人之所以德公者公聞之曰嘻有是哉夫賦歛煩
而吏困於財校舍空而士失其養使愁歎未免而
弦誦不聞蓋余蚤夜以思欲更張之而未能者然
亦有其緒矣盍少遲之以觀厥成僕方幸公有爲
而必成又幸公不以已成者自足也於是乎書公
名冠卿字貫道今官承議郎魏國忠獻王五世孫
云

儀真胥浦橋三將軍廟記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天子赫然震怒分命大將提
重兵以扼淮之東西劉錡在東淮亮自順昌之敗
懾其威名避之而西躬率銳師濟自渦口直抵江
上于時淮民聚於維揚恃錡兵在前晏然寧居弗

慮弗圖赤白囊甫至虜騎已扣江津矣倉皇奔竄
人不自保錡時對壘清河亦惕然有腹背之患然
卒至道路無壅人心大和王師克還無害未幾皂
角林告捷虜用大創厥有由矣先是錡遣其將邵
宏淵控儀真虜騎西來宏淵謂其偏將梁淵元宗
張昭曰真爲州四望如砥虜至懼弗能支胥浦距
州五里雖廣深不足云據浦斷橋其度幾乎三將
軍奉命慷慨介馬疾馳時宏淵所領二千而配三
將者纔三之一虜以大軍壓之軍士愕眙莫有鬪
志三將奮臂一呼士氣百倍張將軍屢衝虜陣爲
士卒先元將軍提軍深入手梟虜將所向披靡元
力窮陷陣而張亦殞命流矢梁將軍曰事急矣方
將據浦自守而虜以驍將銳卒乘之梁單馬直前
挾驍將歸而銳卒捷出忽斷梁右臂臂已斷而氣
不衰虜萬衆馳突爭欲剗亦梁回顧叱咤虜目眩
膽落竟不復加兵梁顧援兵不至度終不可脫遂
挾虜將墮橋下卒與俱死虜失驍將且伺城內猶
有留兵謂向來數百騎不可當况過此者耶懼不

敢前爲之頓兵遲廻而淮民百萬之衆已安流濟
江清河十萬之戍亦緩轡入維揚矣是三將軍以
一身之死易百萬衆之生以胥浦跬步之地爲江
淮數千里保障吁壯矣哉後雖上其事于朝寵被
九京澤流後裔而廟貌闕然民懷其功報祭無所
相與建祠叢薄間庠陋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矧
位下名微事久跡晦異時志地里以備職方氏之
求而名字舛訛漫不可考前乎此郡守部使者念
之未暇也今直華文閣韓公誕始自庾司來董漕
事網羅放失知三將軍功名之盛嘗與此州俱傳
亟命刊正地志且謂昔睢陽之守死者數萬議者
猶以其蔽遮江淮所爲者大所全活者衆廟貌赫
奕于今有光矧內無堅城之守外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蔽遮江淮之功反有大於昔人者耶是宜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而廟貌若此予何敢不力爰飭
攸司是築是剏撤舊爲新宏敞高明視昔百倍嘉
泰改元之四月工告訖功淮民翕然凡在數百里
內爭走祠下旣薦咸拜稽首願有述焉謹識其成

而遺以詩俾歌以祀其辭曰水之流兮湯湯逝者
如斯兮人誰汝傷社稷千祀兮居民樂康神之功
兮人其可忘橋之橫兮東西神之來兮疇依牲酒
苾香兮廟貌巍巍始自今兮神毋我違孰高其閭
兮孰倍厥基神之安兮我民之思

存庵記

句曲衛炳晦仲以其叔九思之書來言曰九思家
茅山之西十有八里又西一里有岡焉先是李拱
應辰過之謂人曰是宜於葬先君聞之曰噫吾志
也死則卽其地而葬我焉因審曲百勢具畚鍤以
薶以治奠域於中架堂其前又於其左爲屋六楹
以居守者暇則幅巾杖履逍遙其間曰吾百歲後
魂魄猶應登此也歲乙巳卒葬如其志妣王氏卒
于癸丑乃合葬焉九思不肖不克乞銘於當世之
賢君子炳幸與子游願有述焉矧守者之居扁曰
存庵旣得邑大夫江公之書矣子其無辭余辭弗
獲則問庵之所以名曰是其所也向焉榛棘之叢
而藤蔓之所纏也狐兔之區而羊豕之所牧也今

二十五年矣木之始藝者林立而交陰矣九思與諸孫視草芥猶已髮膚况所謂林立而交陰者乎草木猶爾况所謂守者之居乎然而數有盈虧物有成壞今之角而弁者先君之曾玄而襁負者則來昆也萬有一焉愛敬之心衰於曩昔異同之論起於蕭牆庸鉅知今日之林立而交陰者不翻爲向焉榛棘藤蔓之叢乎今日守者之居不翻爲向焉狐兔羊豕之區乎嘗中夜以思戚然而悲故命名以存而巧子之文庶來者因名而求義讀其文而識其意望之肅然如吾先君之存而不敢忘也漫漶者之必飾而撓折者之必更也此九思之意而庵之所以名也子以爲如何始余聞句曲山於道家書爲福地第一意其高厚之氣磅礴鬱積不爲精金美玉則必鍾於人人鍾是氣以生必俊秀高明與是山相韻頽而問訊山之周迴未有聞焉辛酉春見竇叔清於丹陽語余曰吾得友於句曲山之西曰衛生卽晦仲也不爲今學而好古道吾旣與之游矣子其進之明年晦仲過余於金壇貌

蕭而溫言質而有理余心愛焉又明年先君棄諸
孤晦仲哀其劬瘁凡三過問生死余心德焉乃今
以先塋故奉叔之命來請夫注意守塋示必有先
也言稱叔祖示必有尊也知所先孝也知所尊敬
也孝敬備矣而又輔之以師友克之以學問自身
而家自家而族衛氏其昌乎自今以往有鍾是山
之氣俊秀高明出而爲世用非衛氏子若孫乎子
孫若是則是庵雖欲不存得乎是庵不得不存則
名已贅矣而猶文之求不幾於畫蛇足乎晦仲謝
不敏余曰姑識之使來者謂余言爲信不然則盍
及其本矣

嘉興府通判廳題名記

三衢江君通守嘉禾之明年摹其所書來月堂三
大字及舊所刊張先子野雲破月來之詞以示僕
曰嘉禾古望郡故貳郡多聞人子野以風流文雅
稱而新治事之舍葺燕游之圃又摘子野詞以名
堂則呂君天麟也余生晚不能盡知前輩承之此
來漱芳潤於遺編席遺庥於大厦於三君竊有志

焉故棟宇之圯焉者起之器用之闕焉者補之蕪穢者治漫漶者飾懼一不力而有愧於呂也虛堂夜寂逸興風生景淨無塵客雅無俗相與看碧雲之卷遲明月之來模寫物情徘徊花影則張子遠矣我尚友之子以爲如何僕嘗讀歐陽子銘文叙子野出處獨不言嘗倅是邦其爲來者歆慕要必有據夫仕於今世難矣而通守爲尤難事事焉人以爲侵官不事事焉人以爲廢職國初州置通判蓋懲藩鎮專制之弊或過於自任細大必察出守者始以無監州爲幸則事事焉之過也承平旣久郡守多文學重臣通判亦由辟置乃有顧望牽制如昔賢所慮者則不事事焉之過也夫事事不事事均之爲過而欲求無過於兩者之間可不謂難乎今江君近志於呂以修其職固無不事事之譏遠企乎張以休其餘間則又事事焉而不役於事可謂具美矣君曰未也人各有能衆不可蓋余於二君則信有志矣而自余以上訖紹興之元貳是邦者已四十有六人其間豈無文足以垂世而不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一
專音律之長政足以及人而不惟繕修之謂者余嘗博采而泛求則彼皆余師否亦余砭也而鉅木以紀名氏歲久則漫余不可以已故更之石以諭來者焉子辭以識厥初將子無辭僕方誦江君之美於此又有以見其執德之謙也取善之博也慮事之遠遺後之悉也不可以不書

玉液庵記

玉液菴在茅山之陽峯巒回環草樹蒼鬱嘉實生焉泉清而甘出巖竇間剗竹而引之惟所欲至卽泠泠然如寒漏之注玉壺雖夏旱不竭故隸華陽觀名不素定歲在壬戌有旨究私菴之不隸于籍者凡以一把茅蓋頭山谷間皆俾以名上千府庵始因泉以名實取道家語華陽故遣道民主之道民率慵墮不能自食至輒棄去惟韋道元者農家子樸而愿能自食其力故久而安焉及是華陽王者憚經營之勞費直以菴畀道元俾自往理之道元謝不能王者辭益力道元素不識官府惴慄欲遁去會湯叔永山行道元以里中人迎謁且告之

海城文集卷之二十一
故叔永卽授以策藉以資俾與凡菴於是山者羣
造于有司又從而維持之庵賴以存而道元遂以
府帖主庵事客有爲道元言於叔永者曰昔嚴劔
南能使杜少陵有浣花溪之居而不能使不責草
堂資于王錄事韓河南能使玉川子無屋山下瞰
之患而不能使破屋數間撤舊爲新論者以是恨
二公爲德不竟若道元者雖不足廁二公廝養列
而因君以卽安於彼則近似之今也自力以餬口
而屋敝不修或一朝不勝風雨之震凌則謂之何
叔永惻然復予之資友人竇叔清衛海仲以叔永
故亦捐資以助明年十月旣望庵成又明年僕與
叔永王節夫衛翼之晦仲過而宿焉問菴之顛末
道元具以告僕聞而歎曰仁哉叔永克終此賜幸
哉道元迄成此居因微諷少陵大庇寒士之歌叔
永笑曰要當使君眼前突兀見此屋如少陵所云
豈止斯菴之陋而已節夫翼之晦仲皆大笑因爲
之記

金壇縣尉題名記

令尉秦官至于今不廢令所以字民尉所以安民
職有繁簡重輕等也自漢梅子真由南昌尉棄官
好事者疑其仙去相承以仙命尉尉亦聞風竊想
以不事事爲高余切陋之按漢書子真爲尉後乃
棄官初非不屑其職繼又三上書譏切時政亦非
愬然忘世者末年引去蓋有爲爲之顧指爲仙已
不足以知子真豈真知爲尉者哉金壇尉趙君侑
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氏俾余爲序後尉胡君自誠
病其隘也命工重刊仍以序請趙當開禧中天子
銳意經武飭郡縣修武備能敏以集事胡當嘉定
五六年間歲比有秋民安無事能共以守職其時
與事不同而余之序無異辭則來者可觀矣趙譜
在玉牒胡乙丑進士其官與到罷之歲月序列如
左嘉定甲戌元日記

陳修撰祠堂記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
服親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嘗奏
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

漫城文集卷之二十一
追贈京秩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文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鄉等更恤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寘陳東于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已意悔自己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京浮流後裔赫奕光大如我修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餘鄉校貢辟雍升太學爲內舍生時入仕途廣倖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前列且第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賈掃除功其他賦詠率倣此意靖康初詔求直

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卽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
誤國之罪指爲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爲之吐氣書
相繼四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彥
張邦昌不應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不
應用時虜逼京城和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怫
鬱至是聞公等言謹呼和附不期而會者十餘萬
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卒辦公殿師王宗楚亦以
兵會鈇鎖森然公不爲動會上遣中使諭公以復
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懋李梈諷學
官屏出之未幾御筆直公忠義還之於學六賊稍
斥公言蓋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命
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
身仍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拯宗社之危顧以爲
已利乎再上書詆時政辭不拜拂袖還鄉里是歲
復舉于鄉會京城之變尼不行公憂國步之艱臥
興涕泣建炎御極召赴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
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隨旣至以宰相黃潛善
樞臣汪伯彥王南幸之議失天下望又其人非濟

世才旬日二上書極言之或規其太驟公曰天子
卽位未十日而招一芻布之士非直言無以報且
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我則
曰缺望矣汪黃閱書恚忿宦官康履者自靖康伏
闕軍民乘勢蹂躪其徒宿怨於公又應天尹孟庾
王黼客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于
辟同時執政有許翰者爲公哀詞謂黃之力居多
方被執時索紙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
未曰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識者謂賢於范孟博臨
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猷爲殮于所携之棺鄉
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于家時人高其義公死而
事寢聞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黃于散地引咎
自躬選賢於衆用能盡屈羣策弘濟艱難贈恤之
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蓋惟恐天下後世之不聞
以自墮於飾非拒諫之域者顧諱晦其事謂爲臣
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
三山陳君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必釋奠于其國
之先師若修撰陳公非京口所謂先師鄉先生歟

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
西序陳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溪視
事甫浹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之不常屬某爲之
記某聞而嘆曰昔人有言死之日是非乃定若修
撰陳公之事是非豈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
覆於百年之後况當時縉紳于朝廷之上者其能
公是公非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於此益嘆
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
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于石

嘉定己巳金壇粥局記

嘉定己巳秋天子以畿內旱蝗出膚使尚書郎留
公董西道常平事建臺三月移縣發義倉米二百
石助邑士之收養遺棄孩穉者兩月續米如前閭
巷譙呼以爲幼者被賜則壯者可知私居小惠猶
翼其成則荒政大者蓋不謁而獲也是歲也盜起
於夏秋而息於冬民死饑疫雖所在有之而之死
靡他知上之人有以恤我也先是邑士張君汝永
侯君琦語某及新桐川湯使君曰旱甚矣而穀滋

貴時方盛夏民不勝饑冬春將若之何乃相與謀
糾合同志用大觀洮湖陳氏及紹興張君之祖八
行故事爲粥以食餓者而游饑之餘中產以上皆
掣肘於公私雖僅有倡者亦寡於和旣力弗裕則
惟欲收養孩穉之遺棄者凡老者疾者與孩穉之
不能去母者雖甚不忍皆謝未遑比常平使者符
下而旁郡旁邑亦有喜爲助者乃克次第收前之
遺而併食之繼以來者之衆來日之長懼弗克終
會有以其事白郡太守守給米三百石郡博士勇
於義者亦推養士之餘贍之而用以不乏及江淮
制置使給平江府米二百石則已後矣事始於其
年十月朔而終於明年三月晦經始之日孩穉數
不盈十後以漸增閱月登三百乃十有二月合老
者疾者婦人之禱負者踰千人比月末倍之開歲
少壯者咸集則又倍之間以陰晴異候增損不齊
其極也日不過四千槩以大觀所紀成數僅增五
之一始置局於縣之東偏廣仁廢巷中於嶽祠終
于慈雲寺爲其隘也就食者先穉次婦人後男子

俾先後以時出入相待爲其擁也孩穉之居養者
朝暮給食非居養而來者日不再給爲其難於繼
也居養之人聽從去來疾病者異其寢處至自旁
邑與遠鄉者結屋以待之而不限其必入裹糧以
歸之而不阻其後來慮積久而疾疫熏染也最凡
用之數米以石凡九百六十有二錢以緡凡二千
二十有二而用糴米者過半薪以束大者三千九
百小者一萬四千二百葦蓆以藉地障風雨及葬
不幸死者凡三千四百六十食器三百循環給食
中間隨失隨補凡一千三百九十皆有奇草薦紙
衾與花費瑣瑣不載掌其事布金寺主僧祖傳者
山道民石元朴石以私計歸祖傳實始終之左右
之者張君昂徐君椿而主張經畫入寺之初則鄧
君允文也是舉也微常平使者無以成其始微郡
太守郡博士無以成其終故疏其凡有助者於石
而於三者加詳焉使來者有考

雲莊記

洪谷伯旣復珥陵之舊居榜曰雲莊將遷焉客有

賀之者酌而祝曰厦屋兮渠渠如雲斯舒多稼兮
芊芊如雲斯連貨財兮阜通雲之行兮變化無窮
咨伯曰嘻淺哉其知余則又酌而祝曰烈日兮流
金出岫兮層陰以是爲庇物之心乘雷車兮駕飛
龍澍雨滂沱兮正澄溟濛以是爲澤物之功川流
今宿潦寂寥太清兮秋陽杲杲功成身退兮天之
道咨伯曰大矣雖然是得時行志者之爲非吾事
也吾嘗覽觀乎四方矣或乘而奪或帶而虓或奴
而侯或相也而起胥靡則貴賤之不可常也或高
墳而犁或葦屋而墟或灑削而鼎食或積鼻而僮
奴則貧富之不可常也夫貴之與賤貧之與富遷
庭也而不可常若是况吾處於其間以爲貴且富
乎則吾猶人也以爲貧且賤乎則亦既有以自適
矣使天而未欲終窮我乎則自下而高積小而大
貴也富也如雲之膚寸而合固易易也不然合而
離成而虧雲之浮而風薄之詎可常乎故吾取義
於雲以名吾居而求義於名以警吾心繼自今以
往意與雲俱遲身與雲俱閑外物之已至者旣以

浮雲視之而不敢必其未至者亦以浮雲視之而不敢覬則賓是名也其庶幾乎客曰然則歌以酬客曰雲莊今回有飛雲今下覆匪莊之戀今吾親之舊雲莊今來思從如雲今祁祁匪莊之娛今我室之宜聚也雲屯散也雲馳匪莊之名而德之規

滁州州治題名記

官寺之有題名所以著勸戒之義於郡太守爲尤切望其名氏鏗錫宇宙問其德澤滲漉田里攷其事業焜燿簡冊曰斯人也嘗守是而我亦守是必

幸其居之同而希其德之類非勸乎望其名氏亡如也問其德澤泯如也攷其事業蔑如也曰斯人也守是而我亦守是必耻其蹟之似而求其德之

彰非戒乎滁州凡四刻石

壬申所刻至戊戌猶存則前二石壞在辛巳先

火於建炎仆於開禧方時多虞合兵民以命將攻故有關嘉定改元秋詔廷臣舉可爲邊郡守者京少尹趙君實來乃奠民居乃恤民艱旣庶旣康乃建州治乃新學宮越三年州無墜典始訪舊題名墨本得熙寧元祐所刻

前刻在元豐在熙寧時攷前字畫可見

名氏

六十有九而漫者四之一又得淳熙戊戌所刻遺書前之名氏凡九十有四遺且誤者各一於是正舊續新得名氏總百有六併刻之石而闕其漫以俟知者不鄙謂余宜識厥始余辭不獲因肅容展卷閱所緒次則內書正公康靖趙公文忠歐陽公文定張公文昭曾公相望百年之間外此表表者猶不啻十數不覺拊卷嘆曰偉哉有道德可師有風節可仰有文章事業可法公庭吏退燕寢香凝大書深刻瞻之在前蓋不動容不徒武而已得師矣趙君之興壞起廢固不一端於是舉也功爲尤難然人心不同意鄉亦異使來者識其所可勸而師其所謂道德風節文章事業則君之意幾矣不然是非易位而勸戒逆施曰斯人也嘗守是而竟以免自娛而已胡恤乎民事自殖而已胡畏乎民若則君如彼何哉君曰然吾將併刻此言以深著勸戒之義君字和仲其名與官自以序書

醉愚堂記

嘉定甲戌夏四月京口從事陸君趙君國材皆以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檄來金壇因過僕漫塘之上陸嘗聯事會稽趙同年進士也陸君言曰同僚將有謁于子有間趙君抵僕曰吾聞齊侯失道得之老馬樊須請學稼夫子曰吾不如老農非以智識之明不若涉歷之審歟吾家鹽官金舍闢園可三十畝宅景物之會爲燕游之所而醉愚堂爲最義取於杜少陵某詩名揭于樓政媿吾固倦游將遂東歸餽糟啜醢頽然乎其間以樂餘年子蓋識道之馬知稼之農也強爲我記以張吾歸可乎旣又爲圖以示曰閱是可
不裏糧不舉武而得吾園之勝僕不幸有疾當強仕而棄官蓋世所指笑羞與爲徒乃今聞趙君語如鸞顧影脫兔趨羣能不躍然于心乎卽按圖以視由堂而左梅杏區分高柳列植方青陽開動百卉未舒此獨連林彌望浮夜月約晨霞而荷池浸其亭又足以滌煩歆於長夏由堂而右橙橘榮敷碧潭清泚方金行氣勁萬彙歸根此獨熒熒煌煌傲秋霜耀朝日而桑棗間之又足以爲備禦於隆冬其中則鬱然而嘉樹屏羅屹然而秀石山立奇

葩異卉四時相因吐艷吹香而不絕也摩雲之翼
自去自來潛淵之鱗乍見乍伏時鳥候蟲催耕喚
雨餞暑賓寒而相禪無窮也脩竹蒼然周牆歸然
通渠帶之而翠煙自留俗塵自遠也曠乎其庭邃
乎其室水焉而方舟橋焉而金轡嘉客可偕而清
歌妙舞可番休而遞進也趙君於是足以歸矣而
僕嘗謂賢否易辨而愚智難明蓋如愚者智之尤
而愚智無常在故方上下沉洄之時而進載號屢
舞之戒以義正君衛武公則智矣三閭大夫獨
於衆醉之中君子不予其智也酣飲爲常不與世
事阮嗣宗則如愚矣東臯子作五斗先生傳君子
以爲誠愚也蓋身有用捨世有污隆武公入相與
行吟澤畔者不同東臯子當唐運之開與崎嶇邪
枉之間者異日道也趙君明且敏又逢世休明且
進用矣及其未老雖欲浩然而歸醉臥堂中詆訶
濤戎而友陶元亮劉伯倫李太白於千載之上其
可得乎故僕旣幸其欲歸之志與吾同又料其歸

志未遂不得與吾同類也而嗇其辭趙君曰嘻辭不必文姑書子言以驗他日信否故爲之書

金壇縣監務廳記

征推之官在縣者與主簿尉比以承其長而公廨獨不具將力不贍與抑官用武選邑長不以聯事合治視之與監金壇縣酒稅務廨占慈雲寺西廡且百年慶元中改用繫官之宇於縣治東南隅距務可百步通川在焉於公私爲宜而屋僅五間橫陳道側無閭奧之限人語雞聲雜聞道上至者病之嘉定辛未春保義郎廖君昌緒寔來君有母就養知縣事黃君朴慨然曰是豈寧親地耶卽會縣帑之贏得二百緡以授廖君俾卽其地撤而新之廖君亦輟俸所有且百緡敞其前爲庭崇其後爲堂室處中嚴垣墉外固雖草創未備然過者肅然識官府民居之異晨夕皂隸犇走庭下截然知上下之別廖君抑可謂能大所居之官矣旣成造余門曰願有述俾來者無忘黃君之德余於是有感焉夫同官爲僚古人所重而近世不然其朝夕角

立能逢迎以私則已不則相軋相傾惟恐其居之
安去之不速或不幸有去者復掠其美委其過歸
之其於古義何有哉方此時有人焉如黃君汲汲
於同僚之私養惟恐其居之不安廖君拳拳於長
官之公惠惟恐其美之不著是可紀也黃君介不
受私明足以察去不以罪踰年而民逾思之廖君
儒家子政不苛而事集是又可紀也紀之以詔來
者廖君之請因之以著爲僚之義者余之志也記
成於歲癸酉孟春中澣

金壇簿廳壁記

縣置令丞尉昉於秦其置主簿員介丞尉間則始
於漢而定於隋尉禁暴戢姦轍繚四封簿從容佔
俾竟日不越几案其難易懸絕顧後來居上豈其
事似易而實難歟余屏居無事飯已卽岸巾捧腹
婆娑漫塘上歲見吏驅民過吾門者踵相躡問之
則曰吾產去矣而稅猶在否則曰吾輸竟矣而征
猶故又不則曰吾稅不加益而數適增也以是爲
令長過歟則曰計簿是因咎非余執也然則執其

漢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五十七
咎者非主簿歟嘗試以論爲簿者則顰頰曰咎非
吾辭然事莫吾難也夫鄉書手吾隸也顧以賦役
可漁利與泆汨朱墨不類常自託於縣闔門唯諾
未休卽揚去一叱咤輒啓釁計簿吾職也而民戶
推收法委丞貳一顧問且侵官勾校有程吏不爲
用則散編帙庭下日聚童巾及游手無賴數輩從
事其間其出入勤惰殆不容詰姦民挾鎚數十而
入卽更定戶稅如反掌幸而事露欲誰何之則左
右指曰彼負吾庸吾以酬若庸也噤不敢復問若
是而欲吾職之修可不謂難歟余聞而悲之間一
二歲余病不數出吏驅民過門亦絕少說者曰今
主簿劉君能其官故爾余私識之一日幸過余余
因問問所以君曰嘻是豈吾能彼寬適欠省追胥
以紓民者守若令也而吾適濫巾其間故幸以免
不然吾之事猶難也敢謂能乎余旣異君之能且
多君之謙又知職守之難雖君之能亦未能盡如
君意也愛且歎之會君伐石紀前人名氏不鄙謂
余宜冠以文余不辭直書余目所見及聞於君者

遺之庶來者因君之言思其難圖其易云君錢塘人其名與官具見下方

武進縣門記

武進爲常輔邑賦上千州縣無贏財而有經費率鑿空取具諱民小不嫌擴爲厲階積四政不善去吳君應龍之爲尉也道余里相與言而病之越明年書來言曰幸矣吾邑之病有瘳矣惟今大夫黃君士特疆毅有立庶乎古之剛者始至奮然曰邑無不可爲其不可爲者制於上壅於下爾制於上雖有善意不得施壅於下雖有善政不得達故欲以承上使誠意相孚事有是非得以抗言而極論巖以繩下使姦吏落膽事有予奪得以直情而徑致政是以平而寬之一分民卽受一分之賜迄于今悍者馴弱者植告訐之俗轉爲忠厚頽敗不可爲之邑更爲清明官府吾巡徼是司所以得休其餘閒以娛吾親而夜月皎然桴鼓不鳴者惟大夫之惠旣以自賀且揣子之必吾賀也敢告余素慕剛者聞大夫之風而說之又明年大夫介吳君來

請曰吾身當巖邑且去矣顧縣治視昔撤新者半
而無單辭以紀委而去吾亦何能無慨然願徵子
文詔不朽余辭不獲則請僇工之目曰直治事廳
之重門各三楹崇其外爲樓蓋政教之所從出也
曰社稷壇爲屋弘敞高明蓋祠祭之所謂虔也曰
帑庾以愆出納曰犴獄以謹繫囚賓有次吏有舍
而大夫之居自堂奧以達于庖泔無加飾焉自燕
座以達于觀游之地無加益焉其爲人而不自爲
公爾而忘其私蓋如此昔夫子之論申枵以爲欲
而不剛蓋剛者公理公則役物故常伸於萬物之
上欲者私情私則役於物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若
大夫之所以得伸其志者雖非余所悉知由其所
締建者觀之則其先人後已至公無私可知矣是
烏可不書抑余聞德之至剛在物惟龍而可參者
欲也大夫之事趨矣其去此而入修門可欲者衆
矣使大夫此心操存終始無間則義理之公常有
以勝血氣之私其所伸於武進卽所伸於天下者
堂堂乎孰能禦之不然卻窾在前束手袖閒而追

幸前時之不缺折陋矣余固喜誦大夫之媿又欲
玉其成也故具載之使覽者知大夫之德不徒侈
輪奐之功云大夫三山人某年進士今官奉議郎
吳君桐川人辛未進士今官迪功郎是記也不惟
門之爲書曰門識始且言謙也

果泉亭記

金壇市東南隅無井夏多道暘者市人薛氏之母
閔焉病且死屬成曰自汝先人在時吾業紡織以
御寒暑斥其餘以補朝晡之闕逮汝成立克供厥
事吾紡織不廢而無所用其餘積於今盈若干吾
欲經始井事而病日侵且計所用甫什之一用弗
慊於心汝卒成之吾死猶不死也成曰不敢忘自
是出入起居惟井是營未幾得地於篤忠院之東
五十步乃嘉泰改元二月十有七日井成甃甃砌
石實堅實好慮風雨之侵則架亭其上慮守者之
遠則築室其旁小溝出叢薄間適繚其後溝之外
高林障日積翠生煙使來者望之足以沃焚如况
井濼而泉甘乎雲茅居士嘉成之爲命曰果泉蓋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取記禮者父母既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
之意且謂戚曰勉之將爲汝記其成記未成而居
士卒成以請于其孤孤某既練泣涕言曰世莫難
於責其所無莫易於用其所有汝財非素餘而余
文非外假汝猶不憚所難以成其母之志余敢愛
所易而不成其父之志乎因書其顛末而系以銘
銘曰汲者便喝者痊斯母之賢費之夥志不惰斯
成之果志之違業之隳斯士之規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宋舊令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奉直高觀漫塘病叟劉某著
記

忠宣堂記

建安真侯將潛江東之明年夷攷前人名氏曰惟
忠宣范公實獲我心乃爲堂以祠復更命故雙槐
堂曰忠宣朝夕游焉以致其思謂大司成袁公其
文弘雅宜爲祠記以光昭忠宣之令德謂漫塘叟
劉某少戇宜述堂之所以名以砭吾私叟不佞竊

惟國家倣古部刺史置轉運使江東以地大賦殷
委寄特重異時駕四牡而來多巨公有顯跡而忠
宣無可書之事後忠宣百五十餘年其間績用之
湮晦何可勝計而忠宣之名與日月懸豈忠宣之
所存與真侯之所思固不可蹟尋歟夫好善惡惡
人心公理一失其平則是非易位故愛君子必知
其善之所不及則君子勉而進於善疾小人必原
其惡之所不至則小人不狃於爲惡而君子安斯民也三
而小人服小人不狃於爲惡而君子安斯民也三
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家而國所用平康也而季世
君子不然其愛同已太深而疾小人已甚愛同已
太深則以一人而信其類以其得於彼意其必不
失於此言出而和不矯其非事舉而隨不要其弊
幸其中而不倚正而非激也則可否則激而偏嘗
試而誤而君子之道始詘疾小人已甚則屏之去
恐不速麗之法恐不重抉摘其隱微不俟其著撥
捨其既往不開其新幸其惡之稔辭之屈也則可
否則有疑而甚之者矣疑之則是否莫辨甚之則

出直有歸而君子之禍激矣忠宣公其知之方其在江東賦籌思堂詩有曰審慮敵權衡又曰心虛照自明夫虛則無我平則稱物其後日規撫率昉乎此故在當時曰歐曰韓曰富曰司馬世所謂君子公所籍以遣者而意向稍愆公皆指其非曰章曰蔡曰鄧世所謂小人公所坐以退者而文致稍深公皆以爲過其持平此心真不愧於權衡而其識慮之遠則非淺鮮者可及故後之論者謂使公之言行於熙豐必無元祐之紛更使公之言盡信於元祐必無紹聖之反覆叟亦謂使公之生先於漢唐之季必無朋黨之禍使公之死後於建中靖國則崇觀儉人亦無所容喙矣人之云亾邦國殄瘁尚忍言之真侯以道事君以義正國蓋庶乎忠宣之爲者其升堂而思夫豈徒哉其名字不書於兒童走卒知而誦之若夫以忠宣所以事韓富司馬諸公者事侯他日將有人焉僕老矣

鎮江府學復沙田記

嘉定丁丑九月甲申鎮江府準轉運司牒復以因

勝寺妄訴本府舊撥養士田歸之學諸生成喜如
新受賜合辭請于教授嘉禾徐君侔直曰訟非學
校得已勝非諸生能事勉而應幸而集孰主張是
可無述乎徐君曰然雖然魯敬姜有言自某言之
則賢自它人言之則否我校官也言之得無私乎
遂相與謀貽書于漫塘叟劉某曰願有述某惟春
秋重地失得必書矧學藉田以立其失其得風教
繫焉可無書乎乃質之故府初郡人楊靈年與因
勝寺互訴隱占沙田之未藉者知府事錢公良臣
按二家之故覈其贏得一十三頃有奇以屬之學
其事審故不得爭其義公故不可撼歷年三十有
五閱校官十有二矣是歲也僧徒適有善訟者內
揣楊靈年已死諸生非敵外與勢家連衡挾貨乃
來鑿空起詞事下轉運使幕府移郡須文書以證
諸生負其直而應之緩幕府激於緩而奪之遽胥
失其平知府事澄江丘侯壽雋聞之慨然曰彼弦
而誦者吾士也耕而穫者吾地也士失其養地訟
不得直吾於此時佩二千石印可無恧乎乃更疏

其實上之轉運使轉運使雷川章侯良肱以直亮
聞于時按郡牘矍然曰僧之誣士之緩幕府之激
皆予過也微使君孰開予乃賁士之緩懲僧之誣
而歸田于學在昔魯僖公脩泮宮史克頌之曰明
明魯侯克明其德蓋非德之明則政且紊違恤乎
泮宮丘侯其不愧僖公者與子路聞過則喜章侯
其善學子路者與書之石不惟昭德之自抑有警
也夫教之與養也並行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固可
諉曰學校之廢今夏屋渠渠食且餘矣可荒于墮
乎夫六經所載孔孟所傳教之道也自小成至于
大成教之序也身修家齊而國治天下平教之功
也養而教之者上之責也服其教而知所以自養
者諸生事也易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孟子曰
養其大體爲大人其故諸生也故旣以不失所養
爲同志賀復以知所自養而不孤所以教之者與
同志共相警云

金壇監務廳壁記

征商非周盛時推酷非漢令典迄于今不廢經費

所仰不可已已故亢其職者爲難蓋利怨府我實
征之酒狂藥我實售之怨斯譁狂斯侮所操一舛
於正殆矣監金壇縣酒稅務吳門茅君岳始至得
臨川羅君愚黃巖杜君範爲同僚相尚以義自初
上府比再書考費必已出市物必平估客至須杯
酒接殷勤命索之家故前大夫石君不矜惜其至
之晚今大夫王君堅悵其去之速部守貳咸上其
名於朝昔人謂貪吏之商不如廉吏之商允矣前
替十日次第前人名氏求記於余會方結廬漫塘
上冗不克文輒書君之實以諭來者

重修靈濟廟記

嘉定丙子秋鎮江旱直祕閣知府事澄江丘侯壽
雋深惟民艱並走羣祀雨不時應侯中夕惕然乃
按圖攷志以金壇之南受丹陽句容武進及境內
之水滙而爲澤彊數十里南入于洮湖以名著者
六七而龍蕩爲大舊傳有白龍居之故名蕩之陽
有廟曰靈濟其神曰孚惠王蓋自皇祐以前邑人
以澤之大疑有神司之又龍見於此禱雨輒應合

漫塘文集 卷之二十一
於禮經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故建廟妥靈而上其功于朝積封至此侯慨然曰諸侯得祭川谷之在其地者金壇非吾地耶乃齋戒授簡于節度推官陸君師賈曰守願自力乞靈于神而城守不可去其代余行陸君奉命疾馳過縣不留薰沐宿祠下詰旦致太守命出門而陰及郭而雨過丹陽雨甚入城雨乃大足鎮江三邑上一二邑農事逾晚甫秀而風禾不盡實過不在旱而金壇竟稔合諸邑損歲租僅十三蓋誠意之感如此侯惟神應之不可虛而備患之不可不預也乃捐緡錢命知縣王君墜以葺祠宇復以民間私菱藕之利區分蕩地繚以菰蘆歲加培壅而蕩淤且隘使水至無歸其去不留復委縣尉杜君範以闢蕩地王君不事苛擾故役竟而人不知杜君明述利害故令行而民不病繼自今不但神道感而宣靈水之瀦泄有地設有旱乾亦庶幾矣陸君故與余同僚而金壇余寓里也見屬爲記以丕昭神休以使斯民無忘賢太守之德余旣嘉侯之勤

又喜一時僚屬之克相其事也故爲之書

京口正平山平等寺記

正平山在京口城西一里俗以正爲蒸以平爲麩謂名以形立若牛首雞籠然甚矣爲茲山之羞也按京口三面依山闕其一以臨大江是山峙於江岸無崿萃之勢憑高而望不傾不倚式正且平若巨靈惡洪濤之洶湧遺此鎮壓則名固實之賓也無微辭隱義俚俗遷就音訓俱訛猶以澎浪爲彭郎可歎也已山故無寺建炎初虹縣人王氏子避地來南振衣山椒識其當興旣視髮爲僧更名祖華歲紹興癸亥杖錫重來訪地之主王者范氏素奉佛且曰是棄地也乞與不靳華始經理寺事越五年堂殿告成室處庖湑咸具乃因故待制陳公桶丐名于府得金壇廢寺之額曰平等一傳而道圓復爲門爲殿爲閣爲藏再傳而法清又爲堂爲丈室凡向之室處庖湑皆斥而廣之清未老退閑今其繼者了宗復大爲閣以爲閱習梵唄之地中間法修了明了海亦以甲乙相承迭爲領袖雖淺

於歷年咸無廢日用能使棟宇翬飛金碧絢爛來者目動神駭若御風乘雲游仙人之宮嗚呼盛矣寺之盛宜有述以旌作者顧諉弗切會今駐劄本府御前水軍統制張侯邦達閱武江上便道入山問締建之由左右視無所取證昉知隆典侯旣許施堅珉俾圖不朽清乃奉命來謁余文清故吾邑人其所介以爲容者又所善也故不得辭抑余聞數之在物者有極欲之在人者無窮是山也向焉榛莽之區狐兔之宅六紀之間七更主者春築不廢斤斧之聲相聞以迄于成其爲力勤矣居於是而求佛之道不啻足矣不然勝心橫生悅目是競余懼茲山之蘊無餘而去佛之道逾遠也余儒家者流口不讀釋氏書旣爲清識其始復爲清誦所聞若曰命之矣則三綱五常之所以維持斯世者尚爲具言之

燕居堂記

金壇縣北七里柘蕩浸其東高湖浸其西大溪貫之居民多聚居於水之陽其尤著者觀莊泂溪皆

蘆葦芰荷夏月喚渡香風襲人厥田上上祖宗朝以賜道觀故曰觀莊民間能名田者絕少其最著者劉氏宅猶大觀所建劉氏之長曰揆字季文夫婦皆年垂八十有田數百畝蓄二婢子自幼而長教之歌舞築堂所居之西命曰燕居住佳時令節季文夫婦置酒坐堂上諸子諸婦諸孫與諸女之來寧者咸濟濟就列酒三行序起爲壽二婢歌以侑之季文未嘗不歡然飲醕既酣少長扶携憑高西望向所謂溪邊景物與去鳥來帆樵歌漁唱咸與意會季文輒復飲而醉醉而歸以爲常已而自念老之將至而人事之不齊也則撥田數十畝以隸斯堂命子孫毋分以備諸女之問遺與燕饗之費諸子曰謹奉命則屬漫塘叟爲之記叟聞漢帝以其女故有言我子豈得比先帝子夫以萬乘之主猶不敢私厚已子季文所以待其同氣者亦有道矣詩之鳴鳩刺用心不壹說者曰其子雖在梅在榛在棘之異而鳴鳩常居一所以待之夫以鳴鳩小鳥猶不忍於諸子有偏則季文之於諸女必不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以貧富存亡二其心矣諸子更能觀志於左右養志於朝夕溯流而尋其源自近而推之遠則劉氏之澤豈有涯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叟不勝拳拳

濠州新建石韓將軍廟記

嘉定己卯秋濠之士民無少長咸會太守庭下扣頭言曰蓋聞無德不報經有明言有功則祀國有彝典濠阻淮爲州當西道之衝異時虜入寇必始禍於濠其去也猶據濠爲後拒乃正月辛亥虜濟自馬村欲薄城下赤白囊甫至故某官石僕與故某官韓仔躬率銳卒直衝虜陣時石將步卒僅百有七十韓將騎二百而虜衆彌望自午迄酉戰數十合殺傷稱多逮暮復擒其將李萬戶虜氣奪引去衆料虜覘吾寡必且復至議走險且請濟師二將曰虜之復至愚智共知但暮夜退保勢難必全而城之守備不可分也乃親巡士卒激以重賞而告之曰人誰不死死死國乃勇况勇不必死耶詰朝之事余與汝同宜一乃心無創重傷無悼前猛惟

余馬首是瞻衆曰諾則卽其地爲營解鞍休士虜
憚其勇不敢迫翼日夙興饗士秣馬鼓嚴以待比
明虜果四集二將一呼士勇百倍前旌所指勢如
摧枯而虜負其衆隨散隨合二將知不敵則歸上
卒於城中使益爲備而引其衆趨曹山欲以牽虜
師而與武定選鋒統制秦允合至白石則允已戰
沒虜調新軍適至前復遮截久疲之兵不足以支
新銳遂遇害謹按侯濠良家子開僖中出家財募
軍以從征伐仔泗人以左衽爲恥合衆自歸二人
之進不同而其董率忠義屢致克捷積戰多補官
起徒中爲知名將爲虜所忌以至于死亦略相似
二將死而虜之英銳亦略盡又其自謀以爲城內
遣將如許則其城守可知且數百人不可當况其
出全師以拒我乎乃驟爲去留以疑我而卒以近
西道以安是二將以一身之死易千萬人之生以
數百裏創之卒爲千里長城之衛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疇不謂宜而廟貌未興報祭無所使行道嗟
咨間里涕淚殆非所以報功也君侯以爲如何時

通判州事丹陽鍾穎實權州事平居與二將以義
相勉虜之入外戰內守多其主議至是聞民言慨
然曰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忘其死且旌死事所
以勸事君也余何敢不力卽度地揆日鳩工庀材
使者馮公多福制帥趙公善湘咸翼其成廟未成
而鍾以堂稟去後守柴公叔達今守楊公紹雲復
相繼酌民言克竟厥事蓋忠義感人不約而同如
此明年春濠人使來告成鍾謂不可無紀以屬其
友漫塘叟劉某叟旣爲緒次顛末復爲詩以遺濠
人禪歌以祀辭曰靈莽莽兮淮山煙冥冥兮淮之
浦望侯兮未來泣涕兮延竚靈旗兮逶迤劒佩兮
陸離侯之來兮慰我思風泠泠兮襲帷苾芬兮殺
烝尊瀲灩兮綠醕將侯兮無怒息駕兮容與玩寇
兮深居粲明璫兮綺䟽嗟若人兮偷生愧此身兮
非夫雄名照兮烈日忠魂妥兮邃宇秋月兮春花
長娛樂兮吾土

重建龍泉布金寺記

昇潤間山多而泉少方山望二州其麓東北走金

金壇縣境泉出石竇清而甘水潦降不加多旱久
流益駛土人以爲龍寔宅之乃建精廬以妥靈命
曰龍泉寺寺之南三十步有唐僧宗鸞之塔刻曰
正元間頓錫于此則寺蓋德宗前所建石獅猊卧
草中載唐保大十三年建門若廡凡十有七間保
大南唐紀元上距正元已百五十餘年其所更造
惟門惟廡或者殿猶存若魯靈光歟鐘鑄於南唐
顯德六年蓋唐自故歲已用周正其取義佛書益
名布金則前無可稽嘗斷自本朝始某總角侍先
君雲茅居士省先祖雲陽府君塋於亭子谷先君
指叢薄間芟舍而言曰是布金龍泉遺址蓋寺之
廢久矣某問可興乎先君曰廢興由人而是寺之
難有二民貧而嗇於施賦重而窘於輸非巨有力
者主之未易興也後二十年先君棄諸孤治命
薛村距亭子谷五里寺介其中故往來在望一日
輦木石相屬于道而蒼然出於紫翠間者陶煙也
知寺且興問主之者誰則故吏部尚書曾公喚公
時以世德名流出藩入從以其曾大父文昭公之

夫人及其大父諫議公葬寺之前後公擬自爲藏
亦在寺之左故施財助役而和者衆上請蠲租而
從者輕吾先君所謂巨有力者於是乎在又謀於
其弟從政郎山陽縣令隰而得僧祖傳傳復內舉
於族而得其徒慧鑒傳一盂一衲外無羸求鑒亦
以應供得羸爲恥惟自食其力凡寺之荒岡斷壟
悉樹以松其級而下者爲田農者去之曰是不可
稼乃雜其蕪乃窒其疏而瀦其上游以漑歲甚儉
亦克有秋化榛莽爲寶坊更雨濕煙昏爲高明塋
塋嘻其盛矣其俛仰盛方悵吾先君之不及見傳
與鑒忽來前曰吾欲使來者無忘曾公之德必托
之石而能壽吾石者文也君其賜之某聞人道之
所以立曰不忘先也釋氏之所以興曰不忘施也
若曾公其不忘先者歟傳與鑒其不忘施者歟書
之石識其兩得也若夫是寺前之可考者正元而
正元間外阻內訌君臣廩廩後之可考者保大顯
德之間真人未作海宇未同蕭然遺黎顛哀無所
獨學佛者得逍遙山林賓送日月又以其餘力斥

大厥居是可喜也亦可歎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誦此詩而回想先王盛
時大一統居四民可勝喟哉可勝喟哉曾公字茂
昭世家南豐沒贈少傅傳宋姓溧陽人年八十不
衰云

宜興縣尉司免發茶引記

錢塘薛君興祖尉宜興之明年禁盜戢姦有緒乃
訪政之屬于民者惟宜興在湖之陽田多山少山
之產茶者又少其地東走二浙西走江淮川險陸
迂商旅罕至故茶引之往來官惟督其滯稽其敝
而虧盈非所知歲嘉定丁丑有以私販就捕或不
審慮遽請於供軍使者丐引就縣批發以便官販
使者眩其言給引八十屬之尉而俾時輸其直前
尉懼不稱招徠百方再閱歲引之未售者猶什四
比君至吏抱成式請峻期會使者責逋緩辭益嚴
且將續給以來者君喟然曰是可以一時盜販故
而貽吾民它日禍乎卽具爲書諭于使者使者新
安程君覃明敏而更事曰是區區者於吾軍賦損

益幾何吾寧靳是而以惠一邑卽戒吏止勿給而歸其未售者令下闔邑謹呼乃歌曰邑有引誰其啓之病我民誰其已之孰還其舊孰已其新抗論不回惟尉之仁尉曰匪余惟賢使者無過而取寧利在下在昔張公慮遠識明于今崇陽邑不茶征張制其始薛遏其成文公使北權鹽以弛河北父老欣欣有喜文遏其成程制其始聲于樂石以詔後昆躋矣二君勉紹前聞漫塘叟劉某家隣邑聽塗人之誦爲書以記

重建晉陵縣獄記

獄在邑聽於令無他官可諉宜日必葺所在率補漏支傾以苟歲月何哉夫飭館以稱客甃道梁津以濟民美名也故好名者爲之門關以罔市征複閣層樓以籠酒酤美利也故好利者爲之若夫山顛水涯風亭月榭可以釋倥偬而洗喧囂又好游者所樂爲也獄異於是其地必宅邑之偏民非逮不入官非檄不至又嚴扃鑰謹守邏其葺與不於觀聽無增損焉令非卓然有見於三者之外則亦

幸其不覆於吾手而已而囚何恤焉宣教郎邢臺
范君炎之知晉陵其卓然有見者歟晉陵版計多
而名賦少前此類鑿空取辦君難之謂賦必有源
源壅則竭用必有節不節則嗟乃剔吏姦以疏其
原裁經費以制其節用能使期會不爽於上科歛
不及於下官謗以塞民瘼用瘳旣上下相孚紀綱
略定而周視縣宇以歲久獄敞懼將壓焉思有以
新之而力未裕日積月累閱三歲乃克就市材於
遠僦工于近受廛四境寂若不聞凡爲屋二十楹
弘敞高明周牆繚之深固嚴密而用器悉備稱所
爲畿邑之制先是父老以君之政爲數十年所未
有宜有登載以詔後來至是聞獄之成歎曰君且
去矣而獄是圖不惟田里之憂而縲囚是恤至是
盡矣是何可無紀因會辭請于縣主簿雲川王君
漢章王君名進士粹於文以同官爲僚跡嫌於私
則爲書道邑人之意以屬漫塘叟叟與范君同寓
二嘉君之能德其邑人又喜邑人之知德故不辭
而爲之書抑聞易中孚之象有曰君子以議獄緩

漫塘文集 卷之二十一
死至旅之象又曰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夫
一欲其緩一戒其留豈固相戾歟蓋聖人好生而
重用獄緩死欲求其生留獄恐傷其生二卦相爲
後先而豈徒哉叟慮來者徒幸獄之成囚之便而
不知罪非死而應議者不可緩也不可留也故併
識之末以卒成范君加惠斯邑之意云

慈雲寺興造記

漢以古行人之官爲鴻臚以鴻臚寺待四方之客
永平中浮屠氏始自西域來卽其居名白馬寺蓋
弘敞高明周牆繚之深固嚴密而用器悉備稱所
爲畿邑之制先是父老以君之政爲數十年所未
有宜有登載以詔後來至是聞獄之成歎曰君且
去矣而獄是圖不惟田里之憂而縲囚是恤至是
盡矣是何可無紀因會辭請于縣主簿霄川王君
漢章王君名進士粹於文以同官爲僚跡嫌於私
則爲書道邑人之意以屬漫塘叟叟與范君同寓
里嘉君之能德其邑人又喜邑人之知德故不辭
而爲之書抑聞易中孚之象有困君子以議獄緩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死至旅之象又曰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夫
一欲其緩一戒其留豈固相戾歟蓋聖人好生而
重用獄緩死欲求其生留獄恐傷其生二卦相爲
後先而豈徒哉叟慮來者徒幸獄之成囚之便而
不知罪非死而應議者不可緩也不可留也故併
識之末以卒成范君加惠斯邑之意云

慈雲寺興造記

漢以古行人之官爲鴻臚以鴻臚寺待四方之客
永平中浮屠氏始自西域來卽其居名白馬寺
書侍郎忠穆張公之祀其宅邑之中爲衆所向者
慈雲而已固宜棟宇日闢像設日嚴而渡江之初
衣冠流寓梵唄息而家人爾汝陞級圯而雞犬睚
盱其徒去之晨香夕燈灰寒燼冷開禧中承務郎
趙君汝增丞邑承直郎鄧君謙之俟新城次千里
中乃相與謀欲遂改作保義郎趙崇謀登仕郎潘
炳將仕郎唐大明進義副尉茅拱與路璠段康民
聞而和之僧法榮善慶如松祖賢奔走其間金穀
之施來者接武旣勸相寓族各適有居乃薙厥蕪

乃屏厥翳乃徹廟貌更其朽蠹而新之乃飭院宇聚其徒衆而居之院析爲四而虛其左之前以須來者外繚周墻中聳雙塔承平舊觀遠矣復還父老歎嗟兒童驚喜又以役之未竟而施者之難常也歲以七月旣望合衆建齋籍其贏以充費遂新兩廡餘五十楹峙其後爲齋祭之堂雖庖湏之舍亦更新之旣成而康民與僧如理姚信普應師遠偕來求余文以記余學孔子者於浮屠氏無攷焉而康民閱再歲請不懈作而問事之顛末則自經始以迄于今蓋十有六年矣而康民等汲汲然惟役之祇忘其寒暑之遷鬢髮之改其持久不倦有如此者汝璫旋代去鄧趙潘路諸君與法榮善慶如松祖賢皆前死康民等方盛推其功曰微夫人不及此其成功不居有如此者至於以其術自售而不丐於人以其贏爲費而不私於己皆與他爲浮屠學者不類故不辭而爲之書若夫攷論禮經闡明世教使皆歸而求之則有當世搢紳與吾黨之士在余老矣

重修嘉賢廟十字碑亭記

延陵吳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爲
宜故唐狄梁公盡毀江南諸祠獨此不廢庶前對
峙二亭下覆穹碑新舊各一其文曰嗚呼有吳延
陵季子之墓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以爲
夫子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之傳必有自
嘉定己卯春某始與里中湯泳張汝玉汝开三山
鄭寧來致敬周視庶間淫祀赫然而亭獨壞喟然
嘆習俗之陋乃因友人王遂白府下縣鎮撤像設
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已乃合衆力屬鎮之士章
晰再葺兩亭晰好事勇於義鎮大夫上饒蔣丙又
勸相之未幾告成俾識歲月某嘗觀孟子論邪惡
之害曰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之論釋氏亦曰當
修其本以勝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斯石而
已哉吾黨之士必有能反三隅者

鄂州建衙教場勤武堂記

鄂據江漢之會連淮襄之勢故孫氏再世來都北
睨中原紹興名將駐兵其間關洛爲之震動顧兵

民久分而兵權又益分州兵混爲皂隸掌兵者不克知大軍冠以御前爲守者不敢問沿江上下列戍相望而體統不屬前年春殘虜嘯聚飢羸遂得突我蘄黃雖旋即敗去而上心惕然思患豫防以前禮部侍郎眉山李侯稟有文武才曩起家帥潼當潰卒挺亂蜀道孔誼能繕兵訓戎使盜不敢干而卒以斃肆疇已試俾以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先是州事往往以部使者兼領因卽臺治寓軍政綱目多不克備舉邇者有詔以舟師之在鄂者

隸鄂州以總領財賦所創招親効強勇茶商諸軍隸制置司而制置司又自建帳前一軍侯惟鄂重地制闡重任專以治戎講武爲職然大軍十八戍邊其留者與州兵閱習久廢又新隸諸軍甚衆亦多循習愴偷是烏可不教顧春秋按 卑濕涉遠易以廢事處庠無以重威乃發熙寧紹興詔書用先正文簡公舊事辟衙教場於治所之側而建勤武堂於其上初神祖在御因涇原帥臣蔡挺肇建此制合四州禁軍之不當它役者而教之名曰衙

春秋按
以下有
闕文

漫塘文集 卷之二十一
校圖其事來上詔頒天下以爲永式紹興復申明
之間于多虞所在廢闕淳熙辛丑文簡公帥遂寧
奉而行之侯文簡季子旣外稽之故府復內訂之
舊聞爰築斯場爰建斯堂以日討軍實而訓之場
之廣脩不齊舉武以計合六千二百堂之外爲門
爲軒爲次爲廡屋之大小不齊以楹計合六十有
三於以飭五兩而示之法於以閱將校而知其長
於以正中權合體統而歸于一怠者以奮懦者以
立而勇者不敢輕近足以壯金城湯池之勢遠足
以來簞食壺漿之迎臣子之義得忠孝之道舉矣
春秋尊王命而大復古侯於二者皆應書法抑聞
兵者民之衛民者兵之本也侯之致謹於兵者如
此則其致力於民者可知僕卧病家山雖不獲繫
舟鸚鵡洲下曳杖黃鶴樓前以聽輿人之誦然必
知其賦之薄刑之省也必知其政之平訟之理也
故爲記其事復爲之頌以授鄂人使歌舞之頌曰
於皇聖王緯文以武覽奏披圖風行區宇整我六
師八荒按堵有偉良臣紬金匱書歸殿太藩敢玩

細娛是訓是行奠我坤隅聖代有臣名門有子卧
護長江邊塵不起五材並用曰余敢弛乃辟斯場
乃築斯堂我事孔閑我武惟揚乃國乃家休有烈
光襄淮之衝江漢之會擣蔡襲陳士勇功倍豈曰
臣能王化無外惟兵衛民惟民養兵明明李侯後
先有經作此頌詩以昭厥成

黃州麻城縣學記

嘉定庚辰虜失巢穴突我邊邑乃辛巳春入我蕲
黃麻城地當孔道負六關之阻城守不素具權縣
事主簿翟君起宗能左右其民不忍去之而民之
父兄子弟卒賴以全其父兄子弟既奠厥居乃相
與從君釋奠于學而言曰吾邑不幸適當兵衝比
歲再警異時民居與釋氏之宮相望火於兵而吾
先聖之廟獨存非天之未喪斯文而然歟今民適
有居梵宇之興亦既有緒而吾先聖廟乃幸其僅
存而止非所以作斯人翼斯文也惟君圖之君曰
吾志也敢不力乃上其事于州于部刺史會州亦
以君治行上于部刺史于朝授真令故上下交孚

靡謁不獲初尉治在邑之偏後遷于學之南君以
非面勢之宜固請尉徙治議弗合乃更除道闢其
旁使益大培其中使益高以爲殿爲堂爲門爲廡
又繚之爲垣視昔時廣三之一爽塏高明而山川
清淑之氣無所障於前巖邃靖深而笙楚塵埃之
聲不得徹于內經始於某年某月日而休工於某
年某月日君之爲計遠矣旣成而以邑人之意來
請曰願有紀余惟闕里之廟闢而光武興太學之
門壞而靈獻亾蓋世道之盛衰皆於學校有觀焉

麻城雖最爾邑更比歲之變而吾先聖之廟獨存
其縣大夫與其邑之父兄子弟又能鼎新於安集
之始其所關大矣是何可不書抑余聞古之入學
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麻城故多賢余未暇考
而是邑也北望浮光則故温國司馬文公所從生
西望黃陂則二程夫子實生焉三先生百世之師
顧豈麻城之士所得私而地之相去若此其近也
則學者宜得師矣師之如何曰温公之學始於不
妄語而成於腳踏實地公亦自謂平生所爲無一

不可對人言者伊川狀明道之行謂其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而後之論伊川者亦曰忠誠動于州里孝悌顯于家庭學者明乎是則言必顧行而暗室不可欺也行必顧義而妻妾不可罔也其庶矣余記將成會友人王君穎叔貽書于君請祠三先生于學余故併及之使知穎叔之言非苟然者君字元振余里中人佐君以成是役者邑之士某人

遊仙鄉二十一都義役莊記

義役肇自括蒼數十年來所在推行名同實異其在吾邑計產入田或計田入租或計租入錢而人心不齊率一二歲輒不承于初余俾入田者立典賣契要歲收租爲永業入田者視田之直歲出賃收息以租若息爲役之庸而儲其贏其始若甚善而久甚裕今兩行之然皆未若二十一都之爲善都之上五保別自登載今載下保置莊之由始余以祖考俱葬是都視都之長者如父兄幼者如子弟見當役者不勝筆楚訟道呻吟其未役者前期

百方以求苟免餘則畏懼蹙縮至不敢名其先人之丘墓余竊悲之嘉定癸酉秋余留雲邊

先君有墳菴

衣冠來者視其謁張姓吳興人粹然儒者也問所以來曰吾家有田於此晦盈三百耕鑿不能周山倍於田樵牧不能禦官有常賦秋而來冬而去高下捃撫僅足以輸官且以逋租遠及吾年運而往而去來無已時日夜念此未嘗不疚心疾首也余曰胡為不售曰人憚役雖乞與不屑余聞之益悲靖思歲夏秋募役直不過一二百緡張惟家遠而

力不贍故地利有遺若役戶得之合力以耕而得樵牧常賦之外辦此非難乃以鬻田之事啓張而以買田給役之利曉衆戶皆驚喜過望市人呂宗恪首捐金以倡其姪啓宗琛等和之旬日間得錢二百六十緡以酬張又得八百緡有奇以買地之犬牙相入者越一年旱頗窘傭直曾有以芻都下田求售於余者余命之莊評其直三百九十五緡有奇質劑已具而田主有訟官沒入之時今右司郎中王君堅實宰吾邑幸是都義役之成以所沒

田爲助余謂田雖官給而經始有費不可不酬且已評之直不可虛也衆不嫌余不爲回未幾田之没于官者皆復惟此以酬直不與衆昉知其慮遠夫田有高下故水旱異宜今旱則下者登水則高者稔又幸得中歲則兩收其利可不謂善歟人之情慮始者周居安者忽凡余所與共此者皆嘗履晦而知其地計晦而知其數而來者徂義役之利忘執役之苦其注意與不未可知也是焉可無紀乃書其略而疏義戶姓名于下方又列山與田之號段畝角疆畔所至檻于莊之壁使來者知其父祖嘗從事於此不敢替厥承云

野堂記

朝奉大夫練塘鍾君元達旣辭通守鄉郡之命奉祠里居思得寬閑之地種花藝果以遨以休顧所居之南有地數十畝歲久蕪穢古木寒藤與叢篠相爲蔽虧意攘剔之啓闢之必有以慊其素乃課僮隸具斧斤錢鏹排蘿蔓以植門薙草萊以通徑芟夷其層枝剡棘而非嘉樹者以百數斬惡竹且

萬竿旣蓄翳盡除日月下照湖水山雲皆來獻狀
因相地而措其宜曠而臺幽而亭引泉以爲渠跨
渠以爲梁當渠之會而爲池繚以朱欄表以奇峰
怪石桃杏李來禽列植區分以競春妍而殿之以
金沙酴醾牡丹芍藥紅蕖冒水嘉菊凌霜以適炎
夏以稱秋清而江梅山茶松杉之植亦以備歲寒
之友凡游觀之美略具君又以爲室必有奧邑必
有聚吾所有亭臺廣深能幾舞袖殆不足回旋顧
園之西南隅背鬱葱而面清曠累石爲山草樹丰
茸每風雨晦明之變若欹巖洞穴中竇吞吐之中
俯澄潭凡水花之動搖魚蝦之來往皆布影砌上
園之景於是爲最乃築堂與山相直取老杜被襟
野堂豁之句命名而語其友漫塘叟劉某曰名者
實之賓也吾生於野而安於野又野性便於山林
其實是名也宜矣叟曰嘻名者意之寓也實乎何
有且君以高明之資適時應變之才試用於中都
受知君相蓋嘗屏翰邊方奏禦侮折衝之績矣少
焉家君上方受釐宣室夫豈忘之遂欲與野老爭

席得乎君曰不然子獨不見昔人有歎上蔡門不可復出者乎有歎華亭鶴唳不可復聞者乎吾嘗仰而慨俯而思知夫阿衡之任未必樂於耕莘渭上遲迴視南陽高卧時意有間也故寧杖屨以游而不願乎駟馬高車寧聽擊壤歌泥瓦盆飲不願對鴈鷺行涉筆占位也子顧以余爲寓意而非實豈愛人以德者歟叟曰不然夫以野名堂堂固非野也堂且不能自有其名其能禪名於君乎若必因堂以自詭則雖秉耒而耕吾猶疑其爲楚之員命駕而出庸詎知其非鄭之誼也君姑居君之堂樂君之樂以聽造物者在野在朝無容心焉可也君曰可哉則書以記嘉定甲申中秋日記

希墟張氏義莊記

立義莊以贍宗族始於文正范公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踈祖宗視之則皆其子孫也且吾祖宗積德百年而後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故買良田數千畝以爲莊凡羣從之貧者日給之食

歲給之衣吉凶給之費忠宣公以下復增廣之迄于今餘二百年綿十餘世而不墜嗚呼盛哉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我與祖宗同是心也愛其子孫而不欲其貧且賤我與祖宗亦同是心也同是心也而不能使之皆貴而無賤富而無貧則夫富貴之屬乎我者祖宗非私于我也蓋以我爲賢而能知祖宗之心愛乎彼者無以異於愛乎我也以我爲才而能任祖宗之責推其所以愛乎我者而及乎彼也人而知其祖宗之心而任夫祖宗之責則凡族之飢而不能自食寒而不能自衣冠昏喪祭之不能自舉與凡一人之失其所一日之失其養一事之失其宜皆疾痛癢癢之切於我者藉我之未裕而彼未可以求全然稱力而平施之亦足以對越在天而無愧矣不然而曰彼與我服屬絕矣彼何有於我分殊矣我何屑於彼寧我之酒池肉林而不顧彼之啼飢寧我之牆屋文繡倡優纂組而不顧彼之無衣寧厚蓄藏以遺雲來以後不知名之子孫而不顧彼朝夕之危寧多施予以奉謬妄

海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不足信之縑其而不顧彼骨肉之流離則是斂祖
宗之澤以徇一己之欲縱一己之私而孤祖宗所
以兼愛子孫之責雖欲居之安守之勿失難矣而
世之人不但孤其責而已也且尋斧斤焉其說以
貧賤爲彼所自取以富貴爲己所自致其非己所
自致者又以爲己之私分雖兄弟同氣毫髮不得
侵或因之以鬪于牆鬪于室而何有於宗族故長
者可傲卑者可陵愚者可詐懦者可脅也能者可
役屬不能者可躡藉也貸貲不之周而倍稱之息
可得也轉徙不之矜而世守之業可併也或又隙
起於細微釁生於疑似忿懷不釋詈辱隨之間謀
交馳牒訴與焉訐以人所不知陷以人所不忍使
怨讎得以甘心而反右助之以爲功奴隸得以肆
侮而反從吏之以爲快自視不啻泰山之安而視
其族若草菅然芟夷之無日不知祖宗憑怒福祚
轉移忽傾弗支忽絕弗繼或幸而繼其實有足淒
斷者而其祖宗之澤未泯則向所謂可傲可詐可
脅可役屬躡藉者之家始有起而承之者人以爲

盛衰之難常。豈知祖宗權度之不爽也哉。不然何近世名門。尙克永世。而范公之後。獨餘二百年。綿十餘世。而澤不斬也。自公作始。吳中士大夫多放而爲之。然必積年而後成。惟吾邑張君持甫。異是。張氏奕葉。承弼國之世。臣鄉之望族。先是大參文簡公。以其所居之地。曰希墟。環而居者。皆其族地。犬牙相入。慮其逼也。終身不廣置田宅。延賞徧群從。兄亾弟及。曰不爾。是家猶白屋也。故莊雖未立。而義槩凜然。已高出一世。其後有以范公事爲言者。率以從宦未暇。比君倦游而歸。不謀于人。不告于家。卽捐所置義興良田四百畝。別而爲之時方春。首故歲之租。以遠未至。君慮事不遑定。或沮於異已。亟輟殮養之餘。斷自是月行之。親疏以序。細大不遺。規畫略定。俾余爲記。以詔永久。余雖不文。亦有志此者。其何敢辭。抑聞事之創始者。難成。終者。易義莊。世所難。君旣創而爲之矣。君之叔父。故太府寺丞。嘗病其居之僻。聞見之隘。建學立師。以訓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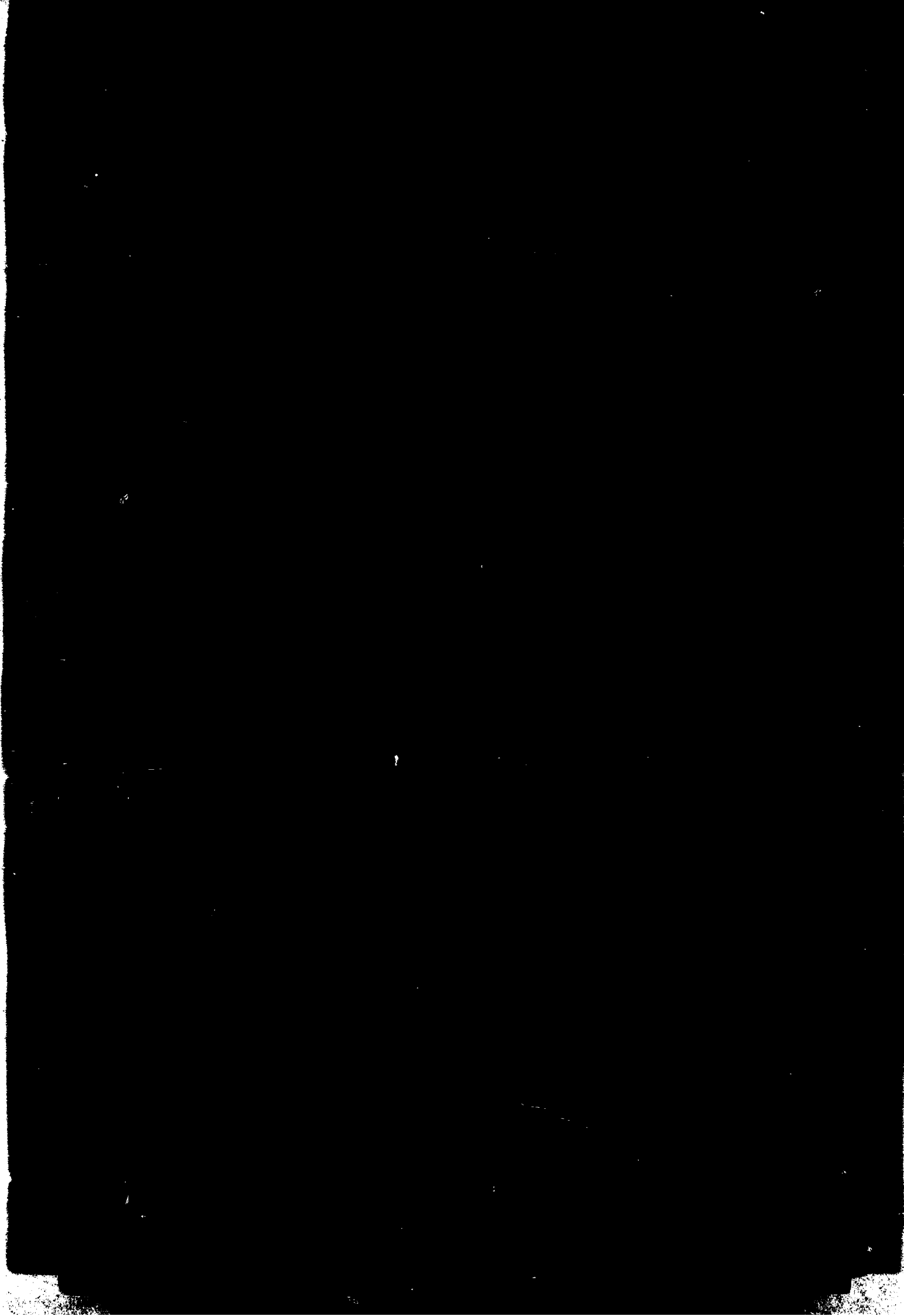
石曰。申義書院。今寺丞雖亡。

遺規猶在其

而厚方日夜思所以追孝于

前文人而君其猶子也續而成之於君顧非甚易矣乎養之以成其身教之以成其德余知張氏之澤繼繼承承未有已也君天資高爽其爲善若火始然若泉始達義莊甫立復爲舟以濟涉行道歌舞之余聞其以莊之入爲未富所及爲未廣又將日益之余未死尚爲君大書不一書云君名宗湜持甫字也今官從政郎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本部书未完
续后片卷

漫塘文集三十六卷附
錄一卷

宋劉宰撰

明萬曆三十二年范崙等刻本
冊

共撮2卷①序至卷21

②卷22至列傳

书 号 2929

本片卷含卷序一卷21